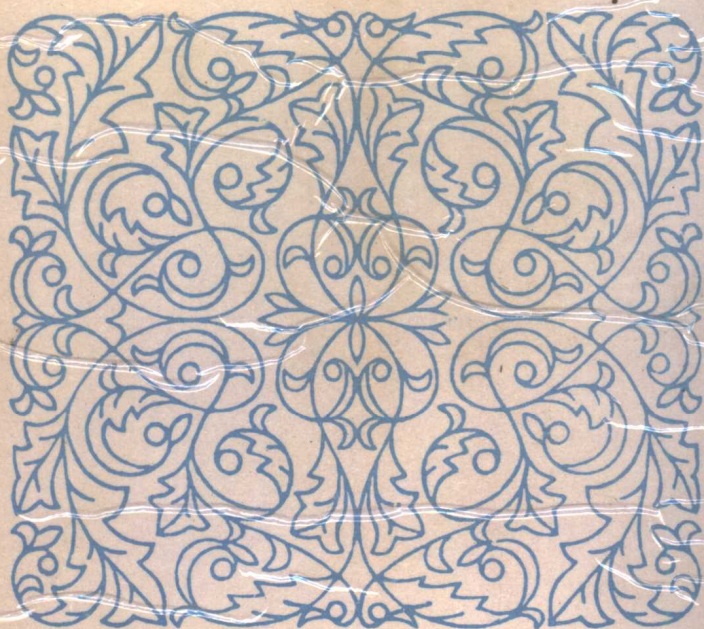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四編

• 94 •



民國叢書

第四編

94
綜合類
國

春覺齋著述記

貞文先生學行記

林氏弟子表

畏廬文集

畏廬續集

畏廬三集

畏廬詩存

朱義胄述編

朱義胄述編

朱義胄述編

林 紓著

林 紓著

林 紓著

林 紓著

上海書店

林
紓著

畏
廬
文
集

畏廬先生五十八象

受業陳希彭謹題



128475

序

畏廬忠孝人也爲文出之血性光緒甲申之變有詩百餘首類少陵天寶亂離之作
逾年則盡焚之獨其所爲文頗秘惜然時時以爲不足藏摧落如秋葉余深用爲憾
乙未之秋余守興化延畏廬分校試卷居府治梅花詩境中經月旦夕論文稍檢其
行篋則所攜者詩禮二疏春秋左氏傳史記漢書韓柳文集及廣雅疏證而已畏廬
無書不讀謂古今文章歸宿者止此余不敢引畏廬之言斷天下文章之奇果止於
此也然竊觀畏廬每取篋中書沈酣求索如味醕酒則知畏廬之枕藉於是深矣時
文稿已有數十篇日汲汲焉索其疵謬時時若就焚者余奪付吏人令莊書成帙爲
之序其上曰畏廬文字強半愛國思親作也先輩論文首崇經術次則文字務求其
關係者雖以震川之學鈍翁之才尙有譏誚其文無大題目嗚呼語山必責秦岱語
水必言滄海則武夷匡廬不當涉足瀟湘鏡湖不容方舟矣畏廬不仕牋牒詔令諸
門安能責無而爲有又生平惡考據煩碎夙著經說十餘篇自鄙其陳腐斥去不藏

長風文集
稿中頗具各體獨經說及官中文字闕焉余雖宦閩中多領外郡弗能督責畏慮秘
惜其稿今雖爲之敘不審後此能否刊以問世畏慮果念朋友之請者當出其忠孝
血誠之文字以感動後進不宜重閉使此寶光不洩於人間也

年愚弟濰縣張傳頓首拜敘

畏廬文集

目錄

析廉

黜驕

續司馬文正保身說

湖之魚

百胡寺序

國朝文序

慎獨處公牘序代岳州守鍾傑人作

金粟詩龕集序

郭蘭石先生增默庵遺集序代

讀北史恩倖傳

書宋張浚良嶽記後

書杜襲喻繁欽語後

答某公書

答周生書

與魏季渚太守書

出都與某侍御書

上郭春榆侍郎辭特科不赴書

送同年李奮曾之官江右序

送林作舟作令陽山序

贈李拔可舍人序

贈林長民序

贈陳生序

送黃石孫侍御出守徽州序

送王肖泉先生之天津序

送瀋園沈公改官嶺南詩序

贈伍昭展太守序

送周松孫比部出宰如皋序

送嚴伯玉之巴黎序

贈趙仲宣員外序

送岑西林官保歸隱西湖序

送高梧州南歸序

程太宜人六十壽言

廣文周辛仲先生五十壽序

林迪臣先生壽序

滄趣先生六十壽序

薛則柯先生傳

謝秋濤傳

冷紅生傳

陳猴傳

鄭貞女傳

蕭貞女傳

孟孝子傳

趙雙子小傳

徐景顏傳

僮遂小傳

羅孝子事略

林明府政略

先妣事略

資政大夫贈內閣學士陳公行狀

贈光祿寺卿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壽富公行狀

高筠亭先生墓誌銘

外舅劉公墓誌銘

楊伯畚先生墓誌銘

陳德齋墓誌銘

李佛客員外墓誌銘

候選訓導李君繼宅楊孺人墓誌銘

誥授奉政大夫桐鄉縣知縣侯官方公墓誌銘

誥授資政大夫鹽運使銜梧州府知府長樂高公墓誌銘

誥授光祿大夫二品頂戴升缺後加頭品頂戴署浙江按察使分巡金衢嚴道郭公墓

誌銘代

母弟秉耀權厝銘

子婦劉七娘壙銘

鄭氏女墓誌名

鈞壙銘

劉明恭壙磚銘

叔父靜庵公墳前石表辭

陳喜人先生墓表

金台話別圖記

林迪臣太守孤山補梅記

重修宋輔文侯牛公墓記代

謁外大母鄭太孺人墓記

大學堂師範畢業生紀別圖記

尊疑譯書圖記

江亭餞別圖記

秋槩夜課圖記

梅花詩境記

謝枚如先生賭碁山莊記

浩然堂記

畏廬記

蒼霞精舍後軒記

再媿軒記

聽水第二齋記

遊方廣巖記

遊棲霞紫雲洞記

記雲樓

記九溪十八澗

記超山梅花

遊西溪記

記花塢

湖心泛月記

記水樂洞

記西安縣知縣吳公德瀟全家被難事

書楊孝子誅仇事

書顏屠之婦

書葫蘆丐

書鄭翁

府君佩刀銘

先母陳太宜人玉環銘

賈誼董仲舒劉向贊各一首並序

告王薇菴文

祭陳氏姊文

告周辛仲先生文

祭宗室壽伯蕪太史文

祭故太常袁爽秋先生文

公祭潘烈士文代

祭高梧州文

誥授光祿大夫兵部侍郎福建提督學政叔眉沈公誄

王楨臣先生哀辭

李佛客員外哀辭

亡室劉孺人哀辭

畏廬文集

閩縣林 紆著

析廉

廉者居官之一事非能廉遂足盡官也六計尙廉漢法吏坐贓者皆不得爲吏鄙意此特用以匡常人若君子律身固已廉矣一日當官憂君國之憂不憂其身家之憂甯靜澹泊斯名真廉若夫任氣以右黨積偏以斷國督下以誘過劫上以遷權行固以遂禍挑敵以市武賸民以佐慾屏忠以文昏其人日怖然自直其直以爲廉夫公孫宏盧杞之廉豈後歟君子不名之廉者國賊也賊幸以廉自冒劫君絕民覆國惡可因其冒廉而寬之矧若人者吾又安知其不外穰覈而內梁肉也貪財爲貪貪權貪勢尤貪權勢所極貨由之入官屬者懾之矣國人者懾之矣暮夜之事卽知而誰言之雖其人盛言黷財而餉之財者猶將飾之曰義矧起居酬應靡不去口又惡敢不歸之以廉嗚呼載金帛而卽豺虎甯舍人而取金帛乎則亦將謂豺虎爲廉乎然則劫君絕民覆國之廉直豺虎耳吾恐無識方以豺虎爲廉故取而析之

黜駭

盛生驕驕生闇闇生決驕闇之人而護之以決授之柄者必無幸矣安石明古而不明勢未成而敗商鞅明勢而不明禍既成亦敗安石學邃商鞅術勝然肥秦而秦甘其誅富宋而宋倖其去驕其學術顯違於人情也以王商而違人情猶莫全其身矧非王商而欲愚聾天下悉就吾闇得乎明者之行決事後或有所冀闇者之行決莫冀矣富貴者無勳業可也求勳業以固吾富貴喜事之小人至矣匿愆者言義必工淺謀者論事易動以其術貢之驕闇猶試火於枯菅沃盥於溼壤也國無政而令驕闇者得行其志吾屬虜矣

續司馬文正保身說

清議者亡國之哀吹而小人矢端之鵠俎上之馘也夫人非其所甚恨而鵠之馘之雖盜蹠不爲至抉藩發覆探索幽隱小人乃無幸而恣其毒矣伏莽之盜手白刃決人脰而取其貨者其初無必殺人之心一號而救者醫至則必殺之以止救清議者

其善號而取殺者歟天下鳴其冤而宮中不知臺諫爭其命而執法不赦獄哭市奠
哀感行路而瞠若無覩焉何所讐而至是也抉藩而唾其匿發覆而爪其潰索幽隱
而踐其蛇虺之宅求逃所噬不可得矣彼養鋒而不試斂智而不發時有所不利勢
有所不可也危吾言張吾氣盛吾黨前顛而後踵既振而復踣以萬金之軀市一字
之史無救於國徒戮其身此何爲者嗚乎此李杜之所以亡郭申之所以存也夫一
往無前利害不計似郭申易而李杜難善刀而藏不爲苟試則又郭申難而李杜易
有人夜行經江村乘北風而吟甫出口羣獠奪門而嗥擄石而投葵來益衆夫一人
之吟而葵如是苟聯袂而行倡和相屬必有愈怪而愈厲者況又擄石以投擄其怒
而使之必噬乎高願之講學何罪於崔魏陳吳之結社何仇於馬阮而必髡之鉗之
岸之獄之殖之醢之然則處東漢之時居李杜之位所以待羣小者如何而可曰志
在討賊才不至焉不可才足討賊權不屬焉不可權屬矣而不得其時據其勢尤不
可郭申智者故條然而行而文正者實有鑒於元祐諸公逆知有章蔡之禍作爲是

說以自警嗚乎吾續是說吾知所以爲郭泰與申屠蟠矣

湖之魚

林子啜茗於湖濱之肆叢柳蔽窗湖水皆黯碧若染小魚百數來會其下戲嚼豆脯唾之羣魚爭喋然隨喋隨逝繼而存者三四魚焉再唾之墜綴葑草之上不食矣始謂魚之逝者皆飽也尋丈之外水紋攢動爭喋他物如故余方悟釣者之將下鉤必先投食以引之魚圖食而並吞鉤久乃知凡下食者皆將有鉤矣然則名利之藪獨無鉤乎不及其盛下食之時而去之其能脫鉤而逝者幾何也

西湖詩序

東南山水秀媚至杭州西湖而極余甫能讀書卽聞長老言所謂杭州西湖者道咸之間海內多事緒寇蹂躪浙中我太傅左文襄公轉戰於金衢嚴之間兩浙以次收復人民亦漸有甯宇二十餘年以來西湖樓觀臺榭亦以次修治於兵火之後寢復其舊光緒壬辰余歸自京師取道滬上舟行二日至杭州留湖上六日全湖之勝已

攬其大略因太息錢氏之經營舉全境授之趙宋宋氏子孫因錢氏之舊以立國溺情於富麗之地劃淮以守海泗唐鄧至不能有盡淪之於金爲可悲也方乾道初政和議再成河南腹地易爲邊徼吾讀樓攻媿北行日錄言中原人民思宋日甚金人所部簽軍遇宋師皆不盡力金人至輦中土財貨窟於上都吾思金人之心固日患宋氏子孫之不忘中原也而杭京士大夫日逍遙於湖山之上宸遊數出觴詠相屬苟獲敵人一日之見縱若足以畢吾君臣一日經國之事者已嗚呼南渡以一百餘郡之事力乃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泛散無統其不能一力於國家之事固不宜哉今宋氏子孫零落訖無在者而湖上樓觀臺榭之存或仍宋氏舊名以成其勝余觀其富麗柔媚若甚宜於裙屐羅綺之游觀乃當日欲責宋人以復仇盡敵之事其習而戾其用亦甚矣余甚感於宋氏之陳迹每至必皆有詩積六日得二十首多悲涼愴楚之音不序而存之後之人亦無由知余蓋有感於宋氏而發也

國朝文序

世之治古文者初若博通淹貫即可名爲成就顧 本朝考訂諸家林立而咸有文集陸離光怪炫乎時人之目而終未有尊之爲真能古文者則擗擗之家第侈其淫麗於道莫適也質言之古文惟其理之獲與道無悖者則味之嚼臻於無窮若分割秦漢唐宋加以統系派別爲此爲彼使讀者炫惑其目力莫知其從則已格其途而左其趣矣雖然獲理適道亦不惟多讀書廣閱歷而然尤當深究乎古人心身性命之學言之始衷於理且與道合乃經生之文樸往往流入於枯淡史家之文則又噉突恣肆無復規檢二者均不足以明道惟積理養氣偶成一篇類若不得已者不惟唾棄凡近蓋於未言之先審慎夷猶內度其言之果足以名世與否而後始爲之辭而文之經一時又削其繁而歸於簡去其靡而衷之正凡始著筆而立見爲快意者則久久未有不悔者也古人之慎重其事亦以立言之效次於立德良未可脫手而冒爲之必意在言先修其辭而峻其防外質而中膏聲希而趣永則庶乎其近矣紆固未之逮也吾友張菊生高嘯桐夢且昆季以書屬予選國朝文且命之曰必簡必

精是二又予眼力所萬萬莫至者家貧既莫可得書第就所聞見者稍取而批點之寥寥不過十餘家爲文又但若干篇皆人人所熟讀宜若不足以表異不知此正余之不敢求異者也 國朝之具大力者僅此十餘家若盡舍去之別爲探索幽隱則是屏常人之饜膳而撫取犴獐之食以爲食又甞爲知味者此敢以質之海內立言之君子

慎獨處公牘序

代岳州守鍾傑人作

太守聞之於古曰賞罰不在必重而在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戒不行則雖重而民怠甚歎古人之良於官也天下之大民格於方隅而殊其習守令初至持故事抱成法自以爲不悖於前吏之所爲斯無所柄鑿而積弊之府終始不復可得雋偉之士遂欲軼去成法行威以繩欲懸格以約衆不責於身而務獲於民久則大潰而不可救遂亦逡巡自束而歸於成法之內則一老吏足以躡其後矣此不明治體而務求治之過也不明治體而務求治雖勞不效雖靖必擾太守既蒞岳苦岳民之貧而

難束以禮富者之罔利而媒怨且士氣日以不振輾轉慚作莫審爲計夫岳囊山帶江處百越巴蜀荆襄之會全楚之要膺古稱人性悍直俗尙行義苟得君子以蒞之尙非難治顧太守行薄能鮮殊無以對吾岳民耳雖然岳民視太守習似太守非能病岳民者太守雖不良於治一日處岳當思一日有以報岳民之習太守也故凡捕盜設團講藝籌賑救生卹黎平糶濟防以及修葺講舍增置膏伙咸以次舉辦貌爲縝密實則恆人之所能行者太守不過致其必行而已又未嘗威繩格約遠去人情務求其必逞此太守之心岳民之所能鑒者耳夫官無數歲不遷而吏則累世相踵凡有便於民咸猾吏之所病往往抽匿故牒舞能軌法積牘如海莫可迹詰太守患一時苦心久久淪於胥吏之手爲可惜因輯蒞事以來公牘聚而繕之釐爲二卷梓行於時顏曰慎獨處公牘以府治堂額舊有是名太守仍之耳太守旣無奇才異能濫叨國恩躋於漢秩之二千石獨以能行恆人之所行者遂以爲名乎夫不欲以一時苦心淪於胥吏之手太守固言之矣是書之刻亦欲岳士藏之他日以進後守

之賢者以匡舊守之不逮或損或益不於岳政大有賴耶是爲序

金粟詩龕集序

天下文章之美非有所倖得也必其周歷世事詳覽變故洞窺乎詩書之源遊覽乎著作之庭而後發而爲辭乃非委巷者之言淵乎鑠乎始成爲至文然其間之幸而存廣而傳又若有鬼神護持於蒙昧必使作者之光氣無所漫滅若珠之秘於川玉之不匿於璞焉唐之李杜王孟皆屢歷兵燹詩仍流傳人間不能不謂鬼神之無功吾鄉當嘉道間陳葦仁太史爲老師大儒持倡閩詩同時張松寥林薌溪鄭修樓許秋史諸先生造懷指事各出其磊落慨慷之氣一時旗鼓張於東南而南臺翁蕙卿先生方以諸生伏處林麓詩名蔚然與諸先生追逐時侯官林文忠公李蘭卿觀察咸家居得先生詩命駕訪之茅茨之下一時驚歎二公爲能下士而先生亦未嘗以事干二公也先生晚年於詩益邃雖以松寥之豪恣不可一世而先生未嘗自屈先生初師青蓮間出以昌谷之淒豔近世拘於格調與務爲澀體者頗引爲病然吾

鄉歐齋林公詩雄一時於先生則盛加推引先生遺詩手定爲金粟如來詩龕集四卷藏之歐齋光緒某年歐齋火先生之稿亦從而燼焉余太息痛憤於先生之詩之不傳又以造化之心與詩人乃多所齟齬也尋晤先生從孫仙孫上舍亟問先生副本存否時魏禎甫芝芳司馬在座則先生之從子壻亦趣問上舍上舍始出先生手定全稿余躍起座間讀盡卷餘始釋司馬言與先生有舊恩請出資刊之余爲校讐自丁酉訖戊戌竣其間詩次畧有顛倒者以稿出先生手定不敢僭易悉仍其舊嗚乎先生不仕於朝而姓名又不出里閭迺徑寸之稿幾復不能自存吾意天阨詩人旣挫其身當終昌其詩已而果得諸上舍家又有禎甫爲劖劘先生之詩其果存矣而吾不知世之抱幽墜潛均得有上舍司馬其人否是又詩人之不易爲也

郭蘭石先生增默庵遺集序

代

詩之有性情境地猶山水之各擅其勝滄海曠渺不能疚其不爲瀟湘洞庭也泰岱雄深不能疚其不爲武彝匡廬也漢之曹劉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六子成就各雄於

一代之間不相沿襲以成家卽就一代之人言之亦意境各別凡侈言宗派收合徒黨流極末有不衰者也身爲齊產屈天下胥齊言身爲楚產屈天下胥楚言此勢所必不能至者耳天下人之聰明安能以我之格律齊一之格律者用以範性情之具非謂格律卽性情也性情境地近乎建安旣發之詩不期然其爲建安性情境地近乎開元大厯旣發之詩不期然其爲開元大厯若篤嗜西江則亦無礙其爲西江而已時彥務以西江立派欲一時之後生小子咸爲蹇澀之音有力者旣爲之倡而亂頭蠹服亦自目爲天趣以冒西江矣識者卽私病其眇味然宗派旣立亦強名之爲澀體吾未見其能欺天下也陳後山之詩猶寒潭瘦竹光景清絕性情稍近者卽弗能入安庸者乃極意張大之力闢李杜惟此是宗然則菖蒲之菹可加乎太牢之上矣閩中文人在嘉道間成彬彬能詩鮮爲枯瘠之語興安郭蘭石先生以書名於時間亦爲詩清麗芊綿自適其適於分門別類之說未敢有犯文孫子安明經以集序見屬願余困於吏事不常爲詩尤不欲爲蹇澀之音以苦神思特喜先生詩境閒

適不因人爲賈體因本所見書以違之

讀北史恩倖傳

吾讀此傳至韓鳳薛榮宗事既駭且笑鳳系出昌黎非高歡種人乃冒爲歡種斥漢人曰漢狗薛榮宗因周師進逼乃恐後主謂發遣已死之斛律明月將鬼兵居前謬妄離奇而齊廷信之終以亡國蓋朝士無恥舉國腥臊黑如陰霾陸令萱訂乎中宮和士開穆提娑高阿那肱佐之執政祖孝徵稍知書然竊賊耳崔季舒諸人既死鳳手朝士愈屏息懾伏正鳳等得志之時也鳳計北俗重種人非挫漢士無以自別國存則屈志者不過高穆數人國亡首先迎降漢人亦無足難我故恣其驕戾雖被天下之怨實無所恤齊廷蔽於羣小之言眼前成敗之理如障厚幕迨寇集國危眩惑無主於是薛榮宗之言始入夫身挾國衆乃託鬼自輔冀以陰培強敵此速亡之道度鳳輩必相警以神而信之甘誦者審明據樂者諱禍貪生者忘醜齊廷上下備之矣雖無識者猶知其不國也哀哉

書宋張洙良嶽記後

土木者天下不祥之物人君而好土木天下之尤不祥者也良嶽之築其始因京城東北隅用形家言培其岡阜以廣皇嗣乃不數年間忽幻爲穹谷湛澗廣嶺修棧尋丈之石高表羣山之巔下滂景龍之江長波遠岸彌十餘里夫因原爲山鑿地而成長江不窮天下之力功且莫就况靈壁太湖之石尤必越海跨江鑿城墮郭而至帝甯不知其擾觀禁戢諸道貢獻而獨許朱勔蔡攸亦謂役人寡而取數微不至騷動天下詎知朱蔡之力固能驅役天下之羣小人夷人之社燔人之廟然後已害不止於鑿城墮郭也徽宗身處瑤軒玉堂之中虔祠九華玉真之神雖以花石勤民固不能以萬姓之危易吾一身之安富人冬月襲貂據爐而行炙告以門外有困死於雪者甯卽爲動矧左右之人萬萬無敢以斯言進者彼惟日視機務爲苦厭倦之形見覺於羣小乃合謀詭導以林壑養生之樂幅巾單衣徜徉於深林迴溪其視機務之勞爲有間矣上天置君以牧民乃日放縱於山水不以民事爲急天怒已復難追矧

又疲天下之力構山水於平陸之上其召不祥決矣張湨此記不盡出於己之聞見一收徽廟御製記一取蜀僧祖秀記合而成篇徽廟記但敘游衍之樂而秀記則兼述亂離湨不加褒貶而義見焉嗚呼汴州不有金人之變禁苑森邃祖秀何由入覲此蓋天警有宋特假秀筆以道其盛衰使君人知所鑒戒吁可畏甚矣

書杜襲喻繁欽語後

吳人之婦有綺其衣者衣數十襲屆時而易之而特居於盜鄉盜涎而婦弗覺猶日炫其華繡於叢莽之下盜遂殺而取之盜不足論而吾甚怪此婦知綺其衣而不知所以置其身夫使託身於薦紳之家健者門焉嚴扃深居盜惡得取惟其瀕盜居而復炫其裝此其所以死耳天下有才之士不猶吳婦之綺其衣乎託非其人則與盜鄰盜貪利而嗜殺故炫能於亂邦匪有全者杜襲喻繁欽曰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欽卒用其言以免於劉表之禍嗚乎襲可謂善藏矣欽亦可謂善聽矣不爾吾未見其不爲吳婦也

答某公書

伏聞大帥以精卒數千躡敵於滬尾之礮臺坡執事所部張李成軍五百裸袒咆勃直犯敵陣敵大創而退獲其巨酋帥方偉公之功而提督某害公能至用陵詆幸卒見直於帥厚加賞接毗佐營務至慰至慰天下勳烈所在積忌者亦與之終始非甚銳退容隱實無以自善其後執事周閱世事當能辨之幕府之要原以用才爲極策顧文章之士動多夸誕如紆之類是爾矧紆之所長又未必足名爲文章者執事竟欲歲糜千金辟爲參佐竊以執事爲過聽紆年十八卽侍先君於臺灣童幼不自尅勉迴念宿過慙沮萬態固不足以益執事也乃欲辟致舊時無識少年引據戎幕無論非紆所料卽執事迴念紆童騃之狀亦必以進紆爲過舉矣老母明年六十近視紆益驕貴若乳下之子每應禮部試如甚不得已而遣之請留不可行復懊悔深念親意如此豈忍割棄可戀之日冒沾尸素之祿以遽遠老母執事倘爲紆憐必不忍以先君交誼之故強致紆於幕下且紆非自省之明戀母之切亦斷不忍以先君交

誼之故峻却執事季父在臺晤及執事必能致紆誠款方命之咎死罪死罪

答周生書

惠書獎借過力至引王君薇庵林君述庵事推僕爲古之義士傳聞失實此則僕所慙悚不敢遽受必宜辨白者也竊謂五倫中忽有朋友之一倫咸非兄弟分則路人而古人於憂危喪亡之交冒死捍衛頗以爲過及僕身被家難學業不立朝夜震局莫省爲計則存問誘掖摩勵磋切均吾友之力方悟古人置朋友於五倫中今果大享其利也薇庵王先生天性孝友僕與游處二十餘年其夫人躬被兄嫂摧殘先生處之夷然視兄嫂加篤僕窺察其意咸出至誠因愈加推重先生亦蓄我如季弟學問一事匡獎尤力先生既死遺其子女二人僕私誓將獨任其婚嫁僥倖不負死友之諾其子元龍依僕十年已入邑庠頗以詩筆驚其長老距薇庵死之數歲林述菴亦被疫死於烏蘆道院僕奔哭弔之舉族咸以幼子阿狀爲託僕亦如昔之所以處元龍者處之亦將十年阿狀入庠與元龍同其詩筆雄警不如元龍之逋峭僕時時

告以詩不足爲當求有用之學造儒者之道僕之所以爲此者爾時實未計其力之能至與否卽彼二君審僕貧薄亦未料僕之爲能教養其子也僕之爲教爲養並爲元龍娶婦殆天幸使然亦二子志趣不忍忘其死父始至於此究皆五倫中之常事僕習知其故不敢自奇而足下爲僕奇之何也且僕尤有懼者設彼二子驕荒敗德與僕爲難則僕亦不過太息流涕委諸氣數而已此外尙有何術推之中興勳臣力造區夏苟無天人合德亦未必遽成絕大勳業故君子任事能歸功於天不惟無禍亦以養德矧僕纖介之善尤何足云足下重我愛我遂有逾量之譽故不敢不辨暑盛伏唯珍衛不備

與魏季渚太守書

紆南歸計執事當北來四月十四日維舟紫竹林冀得一遇嘯桐往省其戚羅公云執事少駐旅順紆自度不能更待遂南下而心甚念執事所制鐵艦北軍曾否中程而又傷人之多言剛者之易折皎者之易污也中夜浩歎怏怏如有所失方今小人

之多任事之難在古實無可比例蓋上有積疑之心下多分功之思有積疑之心則
膚寸之失足累乎全局有分功之思則缺望之事彌甚於仇讎故凡語言酬應精神
稍不相屬引憾已足刺骨況又忤爽質直自行己意此人言之所以不直於執事必
欲求逞者也執事此行短執事於新帥者甚夥紆策執事必坦然自信然執事亦聞
鄭袖之短楚美人乎美人自多其貌其受禍乃不在貌而在於掩鼻今彼人亦以掩
鼻短執事者執事安能必新帥之弗聽王君之事獄連裴少卿惡王君少卿且所不
惜矧於執事有先入之言乎爲執事計不當南歸當於北軍擇一善地處之勿見才
勿任氣苟有報國之事以誠懇雍容出之古來志節廉介之士至有不能成大事者
以盡人知其爲志節廉介也幹濟之士先求韜匿願執事留意焉

出都與某侍御書

海隅伏聞清風咸以敢言期許執事比來都下執事適糾察京畿詢之同鄉宮京朝
者又咸以執事爲敢言也屬者德人襲我膠州兵氛流及卽墨震驚 聖廟此人心

至痛之事天下洶洶爭赴都堂言事某等默察 國家大勢以爲中國兵力必不能
及 皇上又不能置之不問爲此因事建言請 皇上下責已之詔鼓勵士心並陳
籌餉練兵外交內治四策歸於自強十一日恭賚赴院與堂期適左乃用十六日沐
浴以進祇候柏臺竟日以臺長未臨令某等暫歸候諭十九日忽得片楮命以二十
日詣臺乃司官詰駁謂不合與宗室壽富聯名又以條陳四策間涉洋務可自赴總
署陳說令將原詞掣回並未云詞中有無窒礙等事某等至爲駭怪我 朝惟王公
近支不下交士大夫壽富爲遠支宗室與某等以道義相處十餘年此次某方具草
彼亦懷稿來質意見脗合乃自毀稿而附名某後不然天潢之親何由屈居布衣之
下總以義之所在某等不容峻却遂與聯名以進至練兵籌餉內治外交司官斥爲
洋務試問此外尙有何事名爲正務且柏臺不可下狀試問何地尙可上言想總憲
粉飾太平不欲人士貢其忠款故極力阻抑雖然擇言何未善耶邇時某等固可將
壽富一名刪却另繕以進而義實不忍司官不揆情理動以憲諭見脅某等初意亦

欲執理抗辯第念今日士心嚮動署狀動挾數百人而來至有要遮總憲馬前峻詞相稽而總憲轉下禮優容此等舉動某等深以爲不可蓋尊憲署卽以尊朝廷稍涉激厲便非敬上之道故敬謹將呈領回而又不能已於言者某等浩然南歸再瞻闕廷未卜何日故隱衷必欲達之執事夫士氣不可使張而言路尤不宜盡塞總憲見人多口衆則聽受其詞若數人寥寥以爲勢弱則力却之然則後日上言者皆將去禮而自恣矣臺官在臺儘有權力臺中本有故事凡上書宜達天聽者願執事力與臺長爭之以廣進言之路天下幸甚

上郭春榆侍郎辭特科不赴書

十二月晦日舉人林紆頓首頓首奉書侍郎閣下紆聞士之欲然能不累辱於世必其自省無競於人人亦將原其惡爭而崇讓也而置之惡爭崇讓世之善名也紆七上春官汲汲一第豈惡爭之人哉果一第爲吾分所宜獲矯而讓之亦適以滋僞而紆之省省不敢更希時名正以所業莫適世用又患辱之累至故不欲競進以自取

病耳昨聞京兆陳公言 皇帝勅樞近大臣論薦天下人才以備特科執事竟以紆
進始疑駭以爲弗實旣而聞周比部松孫言乃知執事果不釋乎紆矣古大臣之進
士雖不出於士之自進亦必平日省其道之宜進察其人之弗苟而後登之薦牘用
副 皇帝之求今紆行不加修而業益荒落奈何貪美名覬殊賞冒進以負 朝廷
而並以負公也公方以爲士之憧憧而造貴要大臣之門蓋有所冀也而紆獨無冀
焉宜若可取而用不知中有所蓄雖日有冀焉可取而用也中無所蓄雖日無冀焉
不可取而用也以經濟之美名特科之殊賞謂聞而無冀雖專儒弗能顧紆以無蓄
之身又承累辱之後故不敢也雖然以公之清望見重於 朝以特科之美名殊賞
足以歆動天下士獨公所薦士自屏弗進世必以公爲真能得士也紆亦苟取其惡
爭崇讓之名以沒吾齒則沒齒之名又出於公之所賜矣謹頓首奉書以謝

送同年李奮曾之官江右序

國之制會城所統縣大者至二十六事雖隸於太守而大府星列其上耳目昭晰民

之不直於縣至府恆得直焉不直於府至大府又恆得直焉其仍不直於大府者必
民之不自直者也若在幽遠瀕邊之縣則不然民累歲不見官府苟有不得其所而
質之縣震越失次言語離謬而愚不見矜貧不見哀設難詰責讞不盡其情情不當
其罪又有豪右蠹胥以顛倒之者民之得直於理鮮矣能抱牘而進之府者而幕客
恆右其曹署牘一如縣守亦顧忌其屬以爲多所詰駁適足滋隙而增口不若仍牒
而更鞫之吾亦便其甯謐焉夫讞由己定欲其由己而力反之謂尋常之吏能之乎
民之得直於理又鮮矣郡所統不過數百里民隱猶不可盡洞則夫建牙列戟宜所
稟承者何止千數牒牋委積如邱山乃欲下狀者一一皆遂意以去不綦難乎迹近
則易晰地遠則難周往往然也然則與民最親而易恤者縣舉縣所治而悉親之恤
之分大吏之責達百姓之隱者又莫如太守矣吾友李奮曾同年以工部郎出爲江
西知府官足以榮其身祿足以仁其家與族所以光李氏者至矣於君將何言抑吾
聞之豫章之民勤生而嗇施薄義而喜爭嗇施則俗澆喜爭則訟滋奮曾官茲土將

欲去嗇而化爭能不以甯謐使其身顧忌徇其屬使愚者見矜貧者見哀則足以爲治矣昔張子忠尹南昌歸震川諄諄告之以愛人且曰安成有鄒祭酒吉水有羅諭德方居深山講明聖賢之道子忠試往而質之必以吾言爲然也今之西江衣冠文物彌盛於勝國豈無祭酒諭德其人者畚曾持是以質之甯能以吾所言爲不然耶
送林作舟作令陽山序

嶺之南連爲遠州唐劉夢得之所刺也連之屬爲陽山又昌黎韓愈氏之所嘗令也夫陽山號天下窮處而有魁儒爲之令風俗當樸古而易治乃宋之士大夫恆以踰嶺爲憂遷徙偶及輒悽惋爲詩歌以敘其悲故雖以陽朔山水雄天下而朝士甯垂意於峴首虎阜培塿之小邱無南顧以稱陽朔者矧陽山邇粵之極邊去桂林不二百里讀昌黎送區册序盛言虎豹溪陸之險中朝士夫其裹足不至於陽山也亦宜唐之去今又千數百年矣我 聖清教澤之所貽刑政之所磨治民俗益醇而近古又地邇桂林有深溪珍石嘉葩修篁彌望相屬臨易治之民而縣治又處於山水之

殊區爲之令者不亦簡而弗勞乎吾友林侯作舟既謁選歸將以丁酉七月至粵受符於陽山余舉酒以屬之曰侯之能裕於官者也官而在陽山侯雖不欲以能官名顧可得耶且陽非通都郵傳之所弗及無供張扉屨之煩固得因其餘閒爲民圖所安俗既簡而民安則其頌易聞有山水以盪其塵積之氣則爲政弗疲而常平其心余明年將遊武林而至京師其歸也必視侯於陽山侯其喜吾之至而與之從容山水之上而樂以政術相語乎因先爲文以道其行

贈李拔可舍人序

世變將兆有識必先憂之者非其惜死之心特篤於衆也同處大陸之上目覩滔天泯夏之賊劫勒君父殘賤國衆既無遺噍而吾亦將不獨完其身與家顧又無權以與之抗則發爲悲號以警覺世士如唐杜甫元結之徒而唐世敍論勦伐曾無及此二公而二公卒能自立於唐世則其以所鳴號者固大有益於其國衆也拔可舍人以年少盛才而處乎今余以通家之誼重許其人固願其以詩爲號者哉時可措其

手退託爲詩人者弱也處亂世而務去節義妄冀不可終據之富貴矧又未嘗必得則何必以其退託於詩人者爲病也耶舍人詩沈遠方重悲慨時事風旨多見諸言外吾不敢謂其卽繼武於杜甫元結之徒而亦可謂心乎國家矣今朝廷外政寄之吳楚武昌又居天下上流度其可欣可愕之事必有足紀以傳後者吾衰不恆爲詩詩史之望屬之舍人矣夫古詩亡持之以春秋世史不可必信吾又不能不望之可信之詩人舍人其爲吾可信之詩耶其詩果足紀以傳後耶吾將於其居武昌也卜之

贈林長民序

事有充吾力以赴之功有所止且得美酬雖恆人亦往往能之功有所止則可永釋吾終身之勞憑盛年之力席易爲之勢故亦不能限恆人以不至者有美酬以爲之鵠也治制舉之學而鵠於科名千數百年以來雖韓柳歐曾匪不顛倒於是然亦歛其鴻筆俯就有司之繩墨而後可得既得而始歸宿於古作者之言而其先疚神殫

精取決於庸俗之眼求倖於蒙昧之獲於嚮道之心不爲無間矣紆來杭州恆用是
言以語其徒而長民林生獨未嘗爲制舉之學然則長民固不願取決於庸俗之眼
求倖於蒙昧之獲宜可肆力自進於古之立言者矣夫人世歲月附於處常者之身
百年猶不得其半何者外無所希內復匪所不足夷猶從容歲月之流失走逝捷如
風飄旣覺而追逐之固已老矣長民果能效恆人之湊於科名者變其道以復古安
知無其美酬者在歟世變日滋長民獨知幾而不見窘於制舉長民可語也天下定
無名爲知機而自縱其歲月令其後不可追逐者也長民又必自知之而吾之懇懇
於長民爲多事矣長民與余旦晚且相見因先贈此以速其來

贈陳生序

國俗之敝士賤若不予以有憂國之容發言曹中仰屋他顧而弗答猶寬以見待者
也慷慨相和諾旣去摹擬其狀以爲樂笑彼其心豈仇視君國第強以所不適聞若
立喪其科第富貴之美趣故並憂國者而亦惡之光緒甲申迄於庚子余每有論箸

未嘗逃惡笑於交遊之間其深許之者獨一林杭州其次高嘯桐其次陳生杰士生累世美仕父武昌公以奔命河工卒於傳舍朝廷哀之贈內閣學士俾入國史其兄復以名翰林出宰劇邑以生卜之宜馴習科第富貴之美趣苟告以國難伊邇必牟牟然方有所思而憚聞之自吾來杭州語生時事證以列史亂源生所應對咸若發覆導壅洞中時病余方自愧闡論之未盡乃愈嘉生之志而悅生之敏嗚呼生遭時多艱身處危局垂裂之日吾又不幸於此時得生而將何以處乎異日念生之時卽生亦必不忍去余勿念強附乎牟牟者而貌爲羣也雖然身賤而道尊國殫而志存生念我當勿忘是言卽吾亦慎守斯言爲見生地而何哀乎流離遷徙之不遽相見也

送黃石孫侍御出守徽州序

壬寅七月黃石孫侍御出守徽州今侍郎郭公京兆尹陳公錢之酒三行有舉故宰相某公遺事者座人頗持同異余布衣不踐朝列無從審故相之質器願在南中博

徵輿論實未敢有所右於故相侍御艷然起於座間顧言抗辨陳說故相之美座人相顧愕眙獨余自信爲侍御摯友終不能於臨別之際於侍御有所附和然私心則謂侍御者君子也當故相盛時侍御方爲翰林持讜正之論與故相累爭於清秘堂宜於故相身後侈述於人以詡其先見矣乃生則用諍以攻其私死復平心以原其情侍御固不因人之曲而曲之因人之直而直之且其事入也不以生死盛衰易其操阿諛黨順變其言嗟夫若侍御者誠君子也今侍御守徽徽之省節府臨其上其次開藩陳臬及監司之員咸有威力足以控制州將侍御直聲炳天下吾知是行也必本其爲故相爭者爲無告之百姓爭之節府本其與吾爭者舉一州之不便爭之於同官於平日彈劾貴要之風概不稍貶損焉此則吾所信於侍御者也侍御居雅仗正少而清靖視官也恒輕度不以吾所言者趣其得罪於帥皖之大臣故質言以導其行

送王肖泉先生之天津序

光緒庚子權相奸亂天紀窟盜於京師首挑外兵盜敗外兵犯 闕乘輿西狩都下無籍少年通西語者轉挾外兵擣炙良弱爲奸利今戶部侍郎京兆尹陳公方留守京師稍稍調和外人復以嚴法繩羣小京畿巖定公計非行新學不足圖全然必得節行純美者爲之師而後燕士可大淑也聞析津王肖泉先生賢而博於西學遂以禮幣聘王先生肖泉於析津王五城中學先生風節讜毅同輩均嚴憚先生而紆亦適受聘授國文幸同事與先生習久迺益知先生爲節士豐於業而適於道者也方西兵之據析津以重金延先生主譯事先生歎曰我清士奈何爲客自削其宗國屏使者金弗出及旣受陳公聘則日諮諮然勉學子授課倍常程不罄竭其力弗止於是五稔若一日焉紆竊觀同時並立之學任便縱意崇飾外觀竄取新名以求異於世先生獨不維其名而維其精守恆而務誠士知先生之勤劬蓋爲己學來也則相與趨其趨而程其程先生沈隱學中五年名乃大昌當事者迎先生歸主析津大學先生凡三辭不可先生曰必不可者請試以六月於是治任過別其友林紆紆曰嗚

呼天下功之遂者名亦踵拾而得故知足之士但足其功於己不以人之過稱己功遂逐世名以求重若先生者殆足其功於己者也不以人之過稱己功遂逐世名以求重者也故於先生之行也述是二語以爲贈

送濤園沈公改官嶺南詩序

濤園沈公尹京兆一年凡五上疏陳國利病論列無所迴隱皇帝皆報聞獨奏募燕趙子弟爲騎士備京畿事下所司如公議嗣尹既紹立解散其軍公方改官嶺南按察使 陛辭慷慨陳兵事 皇帝爲公動容稱公忠公頓首謝出而喟然言吾後此益勵所以報 皇帝矣既治行朝士多爲詩送公閩縣林紆爲之序曰昔者

尙書公之帥吳也恆引官事爲己事罷而不鳴其劬動而不靳其資成而不伐其謀雖曾左二勳有大聲於時遇公事尙書則衍衍論辯不少撓詘今公爲尙書名子亮直有風檢遇事宜立見節概顧 朝之碩臣得公言恆啣媮無忤晉謁 王邸尤賞接若將大用公者而公乃改官山右繼而有嶺南之命矣夫以 皇帝知公樞相偉

公能而皆將用公公竟不能以無遷何也雖然余固直公而又稔公爲尙書名子矣必非爲官而始事其事又必不以嶺海之行而易其尹京兆之初志也今帥粵者爲西林岑公以先勳開府於南 朝廷鑒其誠節命總兩粵軍事帥爲公故人當推誠禮公公秉道事帥其視响媿無忤者有間矣忠臣夙欲其志之行而已安別官之內外東南方多事帥新定桂林歸公此時適以兵略進余知嶺外殘孽當指顧消滅公欲求遂於京兆時之志其遂之嶺南矣余榮公之行又慶公得賢帥助之理兵故僭爲序以弁諸詩之首

贈伍昭辰太守序

世士之出民畝而第甲科爲之上者必詔之曰堅而操遂而學去仕也不遠矣久之榮於時階進於顯密之途則非循銓資託引援未有逾次超秩用才地以自進者也西學旣入中國士之獲資遣而求業於西者業成而歸爲之上者又必詔之曰堅而操遂而學去仕也不遠矣久之中館伴持節之選及與彼人爭歲幣定盟約則非循

錢資託援引未有逾次超秩用才地以自進者也嗟夫嗟夫太平之常軌襲之以求
祛時屯此吾友昭屨伍君之恆不遇歟伍君強濟博辯於西學匪所不窺而尤精於
律憲交涉之學初講藝析津已而伏處江介三年與朝貴莫相聞知庚子兵禍發於
畿輔 國家再甯持變法之說者朝野上下厥聲洵洵時甚宜於伍君矣顧觀伍君
方傲婁于子縱情詼謔窮搜雜碑雀錄之細廬爲談資殆絕口不言西學焉夫用甲
科以圖仕雖不能鬪進於資格之軌轍伏而俟之猶有遇焉若西學者固莫利於貴
要之耳目矣而君又託詼謔以自隱然則將聽乎譏諂者亂西學之真剏立祖說爲
國凶靈令有位者用爲西學之詬病此又不得謂非伍君之責也天下惟事非所習
必仰其人而修與待其人而反苛也今伍君爲學率整而趣端整則灼於知亂端則
勇於振違聞侍郎某君將待君以立教於京師此伍君得暢其所學之時也矧吾又
暱伍君天下安有暱其人而猶吝其言者耶故本其所見者豫進規於伍君

送周松孫比部出宰如皋序

良醫處一州使舉州之人無病焉醫之力莫致也良宰處一州使舉州之人無病焉宰之力足致之矣州人之需醫人一身也至乞其不病於良宰病或在於生產家族之所係則宰之力視醫爲更偉矣方今民苛上求國疲鄰幣徵發之額大府日亟亟以督其監司監司又日亟亟焉以督其郡縣且又令之曰善爲之毋苦吾民嚴綱而求餘其魚過源而思遁其流雖良宰有利民之心而身且莫利求不病其一州之民蓋難矣吾友周松孫以庶常改秋曹悒悒莫伸其所懷坐曹十年始乞一縣南去去之日東南又方多事識者謂民力盡周君仁者雖善憫其民必莫審其所以爲地余慨然曰周君者蓋將悉其生平醫人之道而治其民誠能治民者也且能使舉州之人無病者也嚮者陳小真大令館周氏病痞且死寒熱日數作君扁戶爲之處方得善藥則候火而求度旣入復爲之辨色而望氣進食必調其能胃者不能胃則勿進排盪雲翳導滌穢滯調合榮衛積四十三日大令病可余察周君無倦容無矜色嗟夫今日東南之民罄所力以供上求而徵取煩數不猶寒熱數作時耶積威慄骨急

五原子集
一十
斂灼膚所被之寒與熱視店烈也而爲之處方求善藥者誰歟卽有之亦甯如周君之處大令君不忍大令之店甯忍舉州之人之店又甯獨無術爲之濟其利於下寬其求於上使瘳翳穢滯排盪而導滌之俾榮衛各安其度若然則周君之能實兼醫與宰之能矣如臯大邑勝國遺老恆用以號召天下名士流風餘韻猶有存者周君有善治且必有歌詩以紀頌之余今將傾耳求聽頌周君者之歌詩矣

送嚴伯玉之巴黎序

方光緒己卯余以文受知於督學侍郎錢塘孫公時公子慕韓絳衣錦襦玉雪照眼則年甫十齡耳越二十有四年而公子竟以廷推拜太常卿持節西使巴黎辟吾友嚴幾道先生詰嗣伯玉太守爲參佐余因感念師門之有紹賢能以國家恩信宣之域外也而伯玉尤能本歐西之絕學見知於太常拜 恩於 朝廷又近與吾接今且別吾能無所言以導其行歟夫國有專使宜據理秉義與彼人爭其曲直乃使者心知其不可而樞近轉以爲可使者雖洞習外情顧無力足以開伏貴要因之累使

咸無威績之足紀余甚憤之久而方知使者之貴乎賓佐也使者之能折衝於域外
使者雖才賢固必有佐焉益足以自振乃使者求佐皆用諸王公大臣之薦於西人
之習尙禮文尙未有聞也駐節彼中或反需彼人以爲輔彼有舉措置吾使而不諮
徑告之於吾樞府焉使者則若丞之署諸莫敢陳辯矣今余觀諸君子之佐太常類
以望實見禮伯玉尤以門業之盛家學之純自致於賓座嗟夫使者賢矣其佐又賢
是行也且爲 國家爭其利便以歸報必不爲嚮人之所爲吾慶國家矣吾嘗與幾
道先生縱論歐西人物先生一一品第彼中學者察其意殊無所恇撓故其發爲文
章乘虛逐微幾與西士之錚錚者抗馳域中戊戌一再 召對遂閉門著書泊然無
所希於人今伯玉用其舊所得於先生者自顯又增其器業於新得之閱歷何其辛
也物固有厚積而少洩者矧又重增其積其洩也將安窮今伯玉誠能爲嚴氏積矣
故吾於伯玉之行舉其前所云者慶 國家又舉其後所云者爲嚴氏慶也

贈趙仲宣員外序

往吾見仲宣於南豐包氏兄弟座間仲宣方應長沙尙書之辟自海上來佐治學於京師其容充然與座人語學務綜覈無所簡漏尋更三數見於吾友嚴幾道寓齋則蹙然以爲不勝其勞多方求助於幾道吾睇其眉宇接其音吐甚誠非有所撝謙而姑求助於幾道也其夏仲宣妻病視之海上更來已逾秋則屏居於城之西北隅高簾敞窗雜樹翳其門廡衫履出見夷曠之態粹然變其舊容蓋仲宣已有受代者矣任重而戚去重而曠仲宣良有道之士也受事而不敢輕其事者也夫以仲宣之悉其精力受事未畢一稔而退意必有甚不得已之苦心與加之所以所甚不爲之事者歟顧仲宣未嘗一以語我仲宣初用京兆陳公薦既召對以員外待銓於其本曹既曹中有人當銓仲宣被 旨銓次適出其右仲宣不欲先之在告十日待其人既銓始出曹人多其讓焉吾方見世之善仕者踣人以求立彊人以圖存烏有 天子所命甘舍其美仕以讓人者今仲宣毅然爲之甯復更爲其所甚不爲者耶天下唯讓始廉匪廉不讓仲宣之讓余固信之矣仲宣之廉余甯有不信者仲宣勉之古來甚

有爲之人而不加以所甚不爲之事者寡矣甯止一仲宣耶仲宣其可以勿戚矣

送岑西林宮保歸隱西湖序

光緒庚子之變尙書宮少保西林岑公閒關勤王以勁騎左右 兩宮于潼關日夕
荷戈宿衛 帳殿無倦容既開府嶺南則大出兵靖寇于桂林今歲入覲 皇帝

皇帝曰某出督久其留長郵傳部尋逋寇再發奉 詔復督兩廣公海行疾動疏請

就醫江南病間起節且行得 旨聽公歸鄉井公拜 命夷然挈家入杭州西湖而

居西湖南宋之故墟也隆興乾道間杭京士大夫方爭構樓臺於湖之上酣嬉樂易無
一人念及故汴之淪於強金矣獨蘄王預謝兵柄以驢獨出如野翁湖遊者或不審

其爲王顧王心豈嘗逸豫又豈嘗一日忘金哉公此來甫及秋中斜陽衰柳長橋古

塔皆蘄王當日之所經遊公被服寒素徜徉六橋之間亦何人知公會以威名動天

下者耶昔者襄勤公撫閩有惠政累出行邊風濤極天舟上下百尺襄勤公數出勿
憚而閩士恆以襄勤公不久留閩爲恨今嶺南人望公豈後於閩人之望襄勤而公

竟淪放于山水之間踵斬王故事事固有隔千百歲而隱合者宜慨世之人常委之氣運也余九年京師亦抑抑將南歸爲湖遊遊必從公拜岳子之墓出踵斬王之陳迹思公之忠懷武烈必能爲岳子之所爲而幸踵斬王而隱雖莫慰天下望公之心而襄勤在天之靈其所以覆公者爲非鮮矣既爲圖以送公行並爲之序并諸圖端送高梧州南歸序

同年高梧州守梧未朞年其州之父兄子弟禮公咸如家之長老若不知公之官其土者也他州之父兄子弟又爭欲遷梧州之官來官其土也公喟然曰余不能以身利全州又不能舉桂而盡利之計惟入朝而居臺日取天下利病陳之皇帝天下利亦吾桂之利也已而用侍郎于公薦召試御史前桂帥首薦公留桂領郡者爲侯官林公其時正居政府總者爲海豐張公本與公同客西林岑公慕最相得均欲官公於桂西林帥兩粵時已欲以桂平道處公公不可郵傳部又以丞參薦於朝前後尙書爭相致又不可卒來京試御史主余家已而試第一合臺稱曰梧州

舍其美仕而蒞臺其爲吾臺之助也必矣我朝故事凡廷試御史第一者必記名二百年無所改已而梧州卒不得記余曰嗚呼丞參之顯無論矣卽監司之美與臺官孰美臺官必累年載始領郡且不能卽陟監司梧州此來其爲國來不爲仕來矣然而操進退之柄者雖擲百監司無所吝而獨吝此區區者亦曰國利必於操進退者之身未有利也嗚呼杜言者之口寒直臣之心又孰如此法之善耶余聞議者方欲盡去言官罷御史臺俾託身樞近者得孤行其意不爲言者持短長而梧州適於此時遺外而卽內屏監司之腴美而就臺官之清瘠此在不慧者猶用以爲疑矧習知利害者而冀其勿備則梧州之不能入臺當亦自量而知之矣余親梧州如昆弟亦以吾才不勝官得梧州官臺中余尤可終身勿官今梧州不獲選而去則余平日託救國之心于梧州者其終絕其望耶梧州出都聲色勿動諸謔如平時余又覺梧州之志未嘗餒也夫求富貴而不獲當或懷喪摧折至於不振若日懷許國之心則凡可以益國與民者皆當也梧州亦慎守其初志去臺而仍就一郡一

道耳梧州既行同志多爲詩以勗梧州余謹以文弁其端寓之江南

程太宜人六十壽言

吳航高氏有賢子三曰鳳岐曰而謙曰鳳謙鳳岐察而信而謙沈而亮鳳謙簡而進之三子者華玉則皆友之矣而尤服其母程太宜人_玉之能教與三子之能立也玉嘗觀古昔獨行之士氣稟雖有所偏眈然猶不生於狙獍之家者清氣不勝故奇異之產亦所不遂矧儒者之生非有名父名母尙能就其爲儒耶太宜人讀書明禮玉固聞之鳳岐矣而其通曉大義處變不撓足以增長鳳岐兄弟之道力者則又聞諸高氏之長老與玉所親見者歎服於中第無由見諸吾文今冬十月爲太宜人六十誕辰同社生徵文於玉喜曰可以是表彰吾友之賢母矣夫士不幸而遇骨肉之禍不惜頂踵以赴之者此在媿嬰闖茸則駭爲創見耳而不知皆儒者之常節獨難家有賢助陰爲之相俾在難者益得以遂其志無所戚戚於內顧此爲難耳方咸豐季年下游兵荒鹽課大耗減漕商係者纍纍鳳岐第三叔亦在係我年伯莘農先生徒

步走三十里夜入獄代之以出時獄吏無所得貲議盡格先生食飲舉家洵太
宜人徐曰吾罪非當死者獄吏何爲及事解太宜人私語家人曰吾之憂深矣第不
欲張皇以警吾姑也此_玉聞之高氏之長老言如此而_玉確信而不疑者蓋_玉竊有
所試矣光緒戊子當事者繩閩士以苛法士持故事大忤當事意有搆_玉與鳳岐以
悅大府者閩城譁然謂已革禮部試且興大獄_玉時以事過鳳岐太宜人呼曰恐乎
對曰未也母意如何太宜人曰有科名者無是事有是事者無科名余信命耳_玉私
歎以爲有道之言非鳳岐與_玉任氣者之所能言也黃太冲先生構禍於留都太夫
人歎曰章妻滂母乃萃吾一身耶已而太冲事得解太夫人幸而不爲滂母也今
皇帝神聖士處於下安有太冲之禍然但以鳳岐之氣言之則可爲太冲所當明哲
保身勿使太宜人有滂母之歎也夫以太宜人信命之篤見理之明何所愧於二母
特恐鳳岐發之不以其時蹈之不以其義爲可惜耳今太宜人幸康健以就鳳岐兄
弟之養冲夷其神得由是以躋於大耋若無待_玉之爲鳳岐慮者然古人安不忘危

頌不忘規引二母者非不知所諱也事求其類也引孟博太冲者君子保身之義也此意甚願鳳岐知之且欲而謙鳳謙兄弟並知之以輔鳳岐則華玉今日壽母之意也

廣文周辛仲先生五十壽序

貧見道難見節謬襲而冒居之情竭必挫勢極必劔若有鬼神陰發其覆焉者乃知天之尊道而崇節甚於其予人以富貴也吾友廣文辛仲周先生蘊道懷節積五十年吾日稱之人亦未嘗以吾所稱爲病焉蓋先生處貧久矣光緒己丑始得台中彰化一訓導以去到官二稔盜起於所治圍城至七日垂陷縣令某以先生爲能得士請先生以腰輿縋城懷縣牒以諭賊令降先生不告之妻子徑下兩行五里許巨彈穿輿幾洞腹而過移時至賊所賊列兩注槊達其巢先生懷牒款步而入賊酋所轄士也羞不敢面先生令別賊露刃要二事先生不答乃引至別所將殺之先生笑曰爾殺我謂城中無官耶吾念爾赤子無故蹈重辟不忍而來諭降且吾來時城中已

置我矣賊壯其言相顧奪氣遂禮遣以歸如是城輟攻二日援至圍得解而某令牒之幕府請聯百餘鄉皆坑之殺人可萬餘先生力爭之而止某怒撫他事以中先生幾殆尋幕府悟乃已嗚呼此豈無所積於中而能至是耶又豈有所謬襲而冒居者耶夫魯公之於希烈昌黎之於庭湊二公類已顯達又重以朝廷之命卽死分也今先生懷牒諭賊雖死不以其職乃憫一城之命蹈不測之險折冥頑不靈之寇慷慨大節不後於二公乃大不能領一郡小不能乘一障蕭然與吾輩放曠於鹿林雁淑斷橋紆嶺杖笏前之巔權聖湖之陰題詩於幔亭載酒於霍童乘烟犯月出高入深又何也夫才至而節不至不可與處難節至而道不至不可與任大先生之道吾不知其成就者如何但以五十之年屢經憂患所造已如此則固其可信者耳今秋八月爲先生五十壽吾特書其欲言者以貢先生願先生由畫而耄而期頤抱道守志凜凜然無忘乎懷牒款步冒刃諭賊時也

林迪臣先生壽序

迪臣先生以光緒丙申領杭州余以己亥應陳吉士大令之聘至杭州郡治縣治相比也間日輒造先生官書盈尺陳于前隆而手治之左右無僅斯執役之人窗外蕉竹蕭然余笑言郡將乃類老書生且所治何經耶相與戲笑爲樂先生言吾同官某謂吾領郡來鬚髯蒼然矣余曰紓以去年來湖游謁先生於虛白堂今乃再見勤敏如故未覺先生之衰也七月既望公子志昭告余八月某日爲先生六十晉三壽辰徵文爲壽余蕭曠不察世事且此來志在湖山雖以先生甚美之治績亦弗及詳知然微聞此間人士言浙再易帥咸禮重先生先生舍衙參外無私謁執憲侃侃而二帥咸折節聽連最上第顧先生接余和藹雅謔不露圭角此宜吾不能詳知先生也余嘗爲先生作孤山補梅記言先生治杭得其政養士得其教爲匹夫婦存其利三語囊括先生之治績矣余每放舟過玉帶橋經岳墳入蠶學館觀先生部署蠶政設東西講舍子弟鱗集受蠶學穎異者厚薦寵之不中程雖勢要無憚屏退以此益知先生之執法矣吾聞畜民者以農桑爲本以游業爲末方今國貧民疲政有大於農

桑者耶蠶政之效不再稔而功已著而先生對余恆不言政事蓋先生知余蕭曠余亦自喜無嫌得以常近先生也余始識先生由王泰甯泰甯循吏而不竟其用先生每稱泰甯往往歎息余謂人不可以無年若先生用心仁愛當可以臻大年而竟循吏之用矣

滄趣先生六十壽序

紆居京師六年每得滄趣先生賜書及詩恆張之壁間樂其意趣閒曠游心于山水清淑之區用以陶寫性情納靈含粹契乎道真矣顧先生又未嘗屏鄉里之事而勿治也閩學之立凡閩子弟之沈儻辯慧者咸見淑於先生之門又建築閩廈鐵道歷游南洋諸島勵勉僑民俾之出資助葺路事雖奔走煙瘴不鳴其劬先生其可謂心乎 國家矣當壬午癸未間先生以閣部立 朝疏草一出傳抄幾罄萬紙一時臺諫景附昌言無隱而先生獨能言人所不敢言余座主宗室寶公亟稱先生之直先生之不克居 朝卽基於此然則士固得官而後始有以益 國家耶觀先生之興

學建路于鄉里之間忠規密護固無減壬午癸未間立朝之風概餘事乃及于詩歌則信乎退而不忘其共進而無規于名矣先生年六十晨及日中接賓客夜了公事所爲詩體近臨川而清靖沈遠挹之無窮臨川未能過也夫先生以六十之年敏事幼學乃類于少壯其漸履大臺特意中事余常謂以奇壽屬恆人亦徒繇互其日月而已于世胡益先生抱忠愛之志百挫無餒務求益民然後已此宜天子修齡俾造福吾鄉里耳今年九月二十三日爲先生六秩榮壽紆卽用此爲頌至于明詔更起先生贊助新政此事自屬之時幸初無闕于先生之進退紆不爲先生祝也

薛則柯先生傳

先生諱錫極字則柯姓薛氏閩之巨族也長髯玉立能顛倒誦七經獨喜歐陽公文及杜子美岑嘉州詩抗直好忤人人亦稍稍引去先生遂移家入橫山擇其夷者廬而居之當門老榕二株枝葉濃黑先生因樹導徑爲曲折授徒六七人紆與焉先生字紆曰徽授紆歐文及杜詩務於精熟一日讀檀弓至防墓崩捧卷大哭紆愕然先

生曰若、非人子乎吾哭而若不動何也紆曰徽重幃在上不知所哭雖然聞先生哭亦滋悻矣先生歎曰諒哉徽也自爾視紆益重其課紆歐文與杜詩亦益急曰吾不爲制舉文若熟此可以增廣胸次且吾嘗見鄉之貢士矣以時文博科第對案至不能就一札設聞之得毋以我爲悖耶家絕貧夏日嘗不舉火紆歸食旣度先生未炊乃覓得先君襪實米滿中負之以至先生大怒咤曰徽若年十一竟行竊耶紆泣曰先生侵晨授徽古文及詩逾午猶不食歸而對食心動故自以其米來非竊諸他氏也先生曰他氏益不可矣吾已得米且至無須此若將歸當請杖於若母吾不忍夏楚若矣紆歸白母宜人笑曰女以米餉師奈何以襪易以巨橐重益之別令人賫以往將大父命先生乃受更二年紆以先生諭執業於朱韋如師習制舉文光緒戊寅先生已七十一歲紆母弟耀適客臺灣先生命伯子某往依之某病疫耀日夕侍之某愈而耀遂以死先生來弔大慟而歸明年卒 門人林紆曰先生隱君子也薛氏之族成進士者三人與先生皆輩行先生顧之未嘗爲動入山後於經益遂旁

及諸家集終身未嘗爲文及詩殆並文及詩而隱之也及門中特偉紆而紆四十不偶豈先生所偉者在讀書制行不以科名偉耶嗚呼其將何以報先生也

謝秋溥傳

謝秋溥字秋溥孤介人也先世有恆產施而盡秋溥始貧有姑適犀塘莊氏豪族也子弟錦綺相耀秋溥家比一牆未嘗涉足其廡見莊氏人一揖輒去物餽自莊氏者亦屏弗御間以醫自贍受百錢歸輒轉終夜患得藥者無驗則百錢爲妄受自是絕不爲人施治乃愈困兄秋坡孝廉時饋以薪米頻至則力却之曰父母託兄矣我不肖不更相累母病繞牀左右行日百數十匝微息輒問更七八晝夜弗寢母每病秋溥恆佹然不復類人也得鮮若螺蛤之屬亦必奉母自不食肉者凡二十一年亦時爲制舉文短質幽峭不爲時賞迺不赴試祥符沈侍郎督閩學始一應之公薨秋溥歎曰不獲賞於公吾命也餘人不足貢吾藝矣盡焚其稿輟舉業乙未喪父三年中聞人聲輒走匿丁酉四月復喪母二十餘日哭不輟聲病遂革未死之數日妻子皆

餒而病秋潯自移牀至庖逼之次曰吾罪重不宜死寢且吾夫婦子女共一榻我死無別榻以臥吾子死人氣胡可近耶卒時近五更妻昏罔已不省人幼女略聞呼曰更定吾父猶呻也今胡不聞詎有變耶銳起而仆乃兩手據地獸行以前至庖次觸僵足始顛聲號火集秋潯死逾時矣林紆曰紆三十年中六面秋潯而已然每接秋潯歸輒自病其布衣糲食爲僭也秋潯苦節如此時咸怪笑紆臨弔二子出見均骨立啜泣嗚呼紆略知秋潯者耳猶莫爲之所其恆目以爲怪者尙可冀耶哀哉

冷紅生傳

冷紅生居閩之瓊水自言系出金陵某氏顧不詳其族望家貧而貌寢且木強多怒少時見婦人輒踉蹌匿嘗力拒奔女嚴關自捍嗣相見奔者恆恨之迨長以文章名於時讀書蒼霞洲上洲左右皆妓寮有莊氏者色技絕一時夤緣求見生卒不許鄰妓謝氏笑之偵生他出潛投珍餌館僮聚食之盡生漠然不聞知一日羣飲江樓座客皆謝舊昵謝亦自以爲生旣受餌矣或當有情逼而見之生逡巡遁去客咸駭

笑以爲詭僻不可近生聞而歎曰吾非反情爲仇也顧吾狃狹善妒一有所狎至死不易志人又未必能諒之故甯早自脫也所居多楓樹因取楓落吳江冷詩意自號曰冷紅生亦用志其癖也生好著書所譯巴黎茶花女遺事尤淒惋有情致嘗自讀而笑曰吾能狀物態至此甯謂木強之人果與情爲仇也耶

陳猴傳

林先生曰閩人不畜僮而養傭怒以色則受杖則叛蓋難御也同年高嘯桐獨言其戚王太守貽燕者畜僮陳猴累杖見血而猴終弗去太守需次湖中赭寇入湖城火數作門閭太守家僮十數盡遜猴裹布尋丈趣太守登城猴徑下以布授太守俾縋其家人未盡譁言賊至幼子自城上顛猴捷進承之以手少女墜猴張右手再承之墜女適當其懷若有神鬼陰綴之者旣免夫人傷足呻於路周猴徑負其子女行數百步置之還負夫人蹀躞往復日行不能二十里經十日猴道病太守度城賊且出略傍縣家人必不免乃逡巡入近村村人若善太守者蓋其中一人盜也逮治杭

州獄時太守適權杭州出之至是乃具舟脫太守於難居閩二年太守卒猴大慟數絕尙書沈文肅公來弔異之撫猴將以自隨猴不可請護喪歸仙游蓋太守與猴均仙游人也公乃以書抵其縣官敍猴義官饋猴月以十緡猴役於縣官仍以所得悉奉其主人縣官益義之無役不隨猴自爾亦稍稍置田築室且娶婦生子矣每至太守家輒隅立屏息若常奴焉鄉之士流習猴者輒與抗禮曰是有古義能事主人之孤安可懷耶

鄭貞女傳

鄭貞女名巽紫永福人父理齋永之老明經也女許字同邑林勇官林受虐後母未及娶而遁逾年明經卒女遂依祖母以居祖母病瘳且殆女侍疾三年祖母逝女乃厚撫其弟妹爲弟娶於周氏誕子女五人周死女復集其諸子哺之家益糞林母以勇官無耗勸令改適女以死誓舅方孝廉者愛憐女欲奪其志女泣曰家人方構異議女正無所爲計得舅以爲明於綱常解從一之義今亦爾女尙何望大哭弗顧舅

退與弟語女大聲於房曰若再言更適者我必以頸血濺其面舅聞而遁如是五十餘年眇其一目蓋欹枕注淚目因以毀嘉慶十二年勇官歸女已七十有二矣鄉之長老將集資爲花燭勇官不可女遂卒勇官亦於是日死

論曰女不嫁而相鄭氏二世厥功偉矣卽死於鄭氏無忝也林勇官始弗善其母繼復蔑視其守義之妻雖生猶死耳然則女之不嫁特自守其義不必爲勇官守也嗚呼若勇官者蓋喪心之尤者也

蕭貞女傳

蕭貞女父名芳祖爲武弁司書記貞女庶產也芳祖既死女遂與母及弟依嫡兄以居嫡曰陳翊臣閩之螺江人將娶而病且死未死之前夕女忽心動涕交於頤明日嫡家來報喪母迎門止之女已覺據枕而哭弗食櫛者五日母哀貞女卽亦不復自食已許其嫁死嫡以守乃食顧陳生家貧不時具禮是秋八月比舍火女所居屋垣短火盛聲隆隆然女正襟坐牀麾母兄出火陡折而西牆踰尋丈者皆跨入焚之女

室獨完好踰月陳氏感其異舉宗來迎女冠帔登輿至是始下牀也

贊曰王孝廉桂舫自言與女同舍火發時穴牆奉母以避談次手足猶悸動而女嚴如山岳嗚呼宋共姬之死吾恨其無天也

孟孝子傳

孟孝子者不知何時人同年吳敦溪頤昌以事至連江經馬漚鄉破廟中有縣官匾旌孝子者敘孝子事甚悉余感其事且泣因爲錄之孝子名起母病肝痛哀號之聲徹曉人言舖人肝則愈孝子計不自劊安從得肝然肝進而疾仍弗愈則我爲徒死亦且不孝乃卜於父墓用瓦盃百空擲而卧之盃完則吉凡百擲皆完孝子歸閉戶以刀劊脇出肝如掌血亦弗濡以巨鍼縫其創熟肝而進之母愈於是十年疾乃再發孝子具盃將復如墓爲嫂所覺止之不可嫂乃入面其姑曰姑向病起乃劊腹出肝以進今聞號殆不堪將復劊之矣母駭且呻曰起所爲如此老身乃弗一聞然七十之年不能以須臾之活易吾子也一慟而絕嫂奔告孝子孝子躍起創亦遂裂以

死縣官聞其事旌之於社

林紆曰戕身以死其痛止於須臾而已若坐見吾親呻楚號呼則耳目手足均無所置寸心之痛甚於自戕也孝子之出肝自分無所得生必卜而後出者亦萬一期母之愈耳至果符所卜喜悅之氣充週於身創乃弗劇迨母病再發孝子以亡肝之人震於哀懼安得不死天下惟心乎其事者往往出於過情母病如何事乃可以戕身責之耶人惟患其無心耳過情而出於正吾斷不能繩之以儒者之道也

趙聾子小傳

趙聾子楚人以相術至閩三日閩之薦紳先生大集其門至不可過車馬納金屏息聽決於聾子聾子曰某頤豐壽畫羣客聞之皆自摩其頤也某準隆位相羣客聞之又皆自按其準也神色惴恐惟患聾子之詆己者若者神木而色朽當死則淚承睫他客亦蹙然若憫其果死者更撫其頂審其頰曰是紋佳可勿患則淚者笑矣壽夭貴賤惟聾子一言聾子詭譎多智皆陰飾姝麗若貴家者亦至而求相聾子偽叱曰

若倡也若何相相者泚而栗引去見者大神之士之應舉者盡至龔子皆許售閩試得售者百有三人耳龔子許售已百數榜未出至而更欲有問者晨款其扉而龔子以夜去矣

畏廬曰有某公者擁貲巨萬已任方面事龔子甚恭龔子策三年必開府今已後期無驗病攣不復良行公恭儉峻整親故嚴憚無敢陳乞於龔子特厚嗚呼龔子亦神於乞矣

徐景顏傳

徐景顏江南蘇州人早歲習歐西文字肄業水師學堂每曹試必第上上箏琶簫笛之屬一聞輒會其節奏且能以意爲新聲治漢書絕熟論漢事雖純史之家無能折者年二十五以參將副水師提督丁公爲兵官壬辰東事萌芽時景顏歸輒對妻涕泣意不忍其母母知書明義方以景顏爲怯弱趣之行景顏晨起就母寢拜別持簫入臥內據枕吹之初爲徵聲若泣若訴越炊許乃斗變爲慘厲悲健之音哀動四鄰

擲簫索劍上馬出城是歲遂死於大東溝之難

論曰余戚林少谷都督於大東溝之戰所領兵艦碎於敵礮都督浮沈海中他舟曳長繩援之都督出半身推繩就水上拱揖俾勿援如是三四終不就援以死又楊雨亭鎮軍軍覆威海時以手槍內向齷齪之間彈發入腦白漿潰出鼻竅下垂徑尺許端坐不仆日人驚以爲神二公皆閩人與景顏均從容就義者也恆人論說以威海之役詆全軍無完人至三公之死節亦不之數矣嗚呼忠義之士又胡以自奮也耶

僮遂小傳

僮遂者閩福清之海山人生而不自知其年以乙未先太孺人病時來既而遂佐吾喪夜及他僮席藁同余宿喪次所言多不可曉余亦不窮悉也然至忠見余家連年喪亡輒夜半哭亡室劉孺人逝時遂侵曉起私市鮓餠滄茗跪進於靈次拜不止他僮笑之遂怒曰我孝主母弗類若不孝也嘗從余客荔城過繇亭山輿翻遂咎輿夫曰明日更跌當擇其平坦者勿令碎吾主人輿中物也其愚如此遂父老再歸省之

父送之十里遂跽曰父止勿送至則述其父狀余詰遂何由知禮曰見主人常跽太夫人遂今乃知父之宜跽也予賜以棉衣食物及錢咸厚楮重裹郵致其父見天大風雨輒叱曰遂父迺在田西被雨矣不憚者累日余來杭城遂哭將從予余增其月錢慰止之得家書遂乃以今年五月十八日被疫死矣嗚呼以遂愚忠不鑿其天可以永年今亦爾乎吾聞柳州言南方多疫勞者先死是必吾家役之無方耳傳之亦所以志予過也

羅孝子事略

羅孝子名義進字孚高閩縣之觀音井人隆寒一褐不蔽兩脛脛凍則綴敗絮於褐下狀若裳者案置一盂糲屑鹽豉雜菜根實其中一日再哺咸取以佐飯父年八十七自獲孝子之養所御恆有新衣烹飪之事必出孝子之手美饌佳餌孝子恆多方羅致以供其父孝子所居室以厚楮勝壁紀進膳晷刻不差爨黍父所常御燂魚燂肉之類備列無漏父年老飯益健孝子侍側頤動眉肆若自賢者父食稍減孝子退

亦弗食如是三十餘年同治戊辰父患目疾結厚障西醫將啟以刀孝子大啼父卒就西醫館啟其障孝子曰載珍膳卽館哺父夜復卽牀下宿更盡數起歷百有五日疾愈孝子同懷兄二人均有子孝子壯時嘗佐人貿遷受直儲微貲父將爲之娶孝子語人曰兩兄所獲僅此其孳我娶父安得養我終不以婦人奪父之養也苟大宗勿廢祀我甯爲其不孝者故孝子終身鰥甲午父目疾復作孝子策父年高不可更卽西醫乃五更起以舌舐父目既設案庭心搏顙額天暹明始已凡二十四閱月而孝子病先是孝子有足疾常患脛痠至是家人戒孝子勿夜起以增困孝子曰父愈我病庸何傷疾幾猶卽枕上禮佛弗輟乙未某月孝子卒年五十有三歲孝子晚年屏落世事專以養父爲急恆於父前作嬌昵父年高亦忘孝子之歲以爲尙三十許也嘗曰吾子三十矣未娶奈何嗚呼孝子之志事可謂苦矣乃前父而死不竟其養吾聞其死時猶喃喃呼其父也

林明府政略

戊戌二月余客京師始見林晚翠舍人於李拔可寓廬四月乃與晚翠及拔可同舟南下晚翠將依其外舅沈濤園先生於江左四更送余吳淞江上懷中出榕蒼雜紀一則蓋東山吳峻記晚翠大父明府公平反東流獄事請余編爲政略八月聞晚翠凶耗太息感傷未有以弔也顧余與晚翠季父若村廣文同出潘澹如先生之門則於明府爲伯叔行矣又重晚翠生前之請敢不敬而識之明府諱福祚世居福州之東城以孝廉謁選得東流縣時方被兵城中榛莽彌望公至首立學宮進士之良者詢以民間疾苦因得知縣之宿豪大猾名陰籍而藏之一日悉召詣堂下諭以禍福咸頓首謝公悉縱之後乃不更犯法有楊甲賡者巨盜也廢亂郡中時出遮略行旅郡不能治公微知賊處有郡豪爲之窟宅夜半並捕得之亂後無獄縛置傳舍豪逸甲賡怒曰彼何懦耶賡男子乃肯畏死以累令公顧我欲出易耳踰月赴省訊就懷甯獄中遁去吾鄉沈文肅公督兩江時甚器重公將疏薦之未幾東流王黃之獄起矣縣人王三衙者與建德黃孔英友也而黃年倍長於三衙亂後三衙與婦蕭相失

蕭乃之建德依孔英孔英給云王氏已燼於賊遂冒蕭爲己女更嫁陳氏而三衙故在不知也會陳赴東流婦令求母家得其弟於城西野寺中弟聞狀奔告三衙三衙遂挾陳至建德張家鎮面孔英孔英無語令客居閒治具款三衙陰仰藥死孔英子憤父之死爲三衙也昇尸夜置前山誣言三衙毆死之引棄輿在路爲證建德令孫某遣他員臨驗以重刑處三衙讞成上之郡以爲謀殺情真郡守周某以族父奉常力得官頗驕縱藐法東流父老羣聚鳴三衙冤下其事於公公以爲戕人而棄其輿輿固載尸者尸既棄矣何由留輿且輿夫安往尋訊得輿夫爲三衙同宗在鎮上觀劇黃人得之謂卽載尸而逃者公謂輿夫雖非同謀然載尸固已有罪乃不逃之東流而逃鎖此輿必非載尸者也訊得三衙果有族父賣醫鎮上適病家人以輿來迎而病又良已未歸輿夫出門觀劇孔英子知輿夫爲三衙族人故並陷輿夫以實其獄也公既平反三衙獄上之郡周守怒令更鞠公抗言不可守乃撻缺公他事將脅公公自劾去任力請大府剖棺驗孔英尸檢驗處分大江皖數十年無行之者制府

沈公乃爲作檄召江右忤作來時年八十餘矣原勘官當尸場與忤作駁詰弗勝尸身果服毒死者周守孫令以獄失入得罪去公復任東流東流父老迎拜道周有泣者士大夫且相與歌頌其事方公去任時縣人將守吳帥轅門留公公以詩謝之有歷裝幸有如山判一任滄桑總不移之語而周守勢方盛親戚咸爲公危且羣止公曰失入人罪者孫令而吾爲之取戾上官彼獄未反吾官已殉且東流清苦債負纍纍公當爲諸郎計耳公顧公子百敬茂才曰使若爲人冤吾能默爾而息哉他何計焉公復任未三月卒人爭惜之晚翠常語余公平反此獄江皖之士多能言者余讀榕蒼雜紀敍獄事前後失統乃略易置之一以郵致若村廣文一令焚之晚翠墓明

余於死友不食言也

紀中未載判牘
何服故亦從略
氏

先妣事略

先妣陳宜人諱蓉故太學生元培公女先世於明代爲顯仕母鄭孺人知書明大義宜人生於道光己丑年三月念四日年十八來歸府君雲溪先生丁未生大姊壬子

生紆踰年生二妹殤丁巳生高氏妹庚申生秉耀耀生二日府君客遊臺灣資盡困不能歸歲大稜澳門賊以銅艇闖入內港聚江南橋下謬言與南船競鐵貓發礮互轟紆適家橫山距江三里飛彈蚩然日夜從屋上過比屋奔徙略盡宜人以無食故不得去先大母方病大姊稍省人事鍵紆不令出擁弟及妹環宜人而泣宜人方鍵旂撫慰大姊言抵夜盡三旂可得錢四百許明日大父母及爾兄弟當飽食矣紆時幼沖不知母言之悲也是秋府君書歸郵致金三十圓自是月以爲常越庚午府君構疾至家四十日卒時大父在殯大母亦繼逝喪葬接踵悲梗勞頓宜人因而大困耀年已十九憐紆貧不能養陰與宜人謀將東行渡臺依季父靜庵先生求館以助紆紆泣止之不可戊寅五月十日耀乘紆赴試拜母徑行紆歸見宜人有淚容詢之知耀行矣越九月紆方夜侍宜人坐從弟華從門外號而入拜宜人告耀死宜人以首抵柱慘戚至不可以狀炊煙經二日不舉紆長跽搏額言曰耀爲其兄客死於外義不敢禮以上殤請以紆冢子後耀母念耀當益念紆紆必求其所以慰母者母今

不容更悲矣十月紆奔耀喪於臺陽明年華始持耀喪以歸華季父靜庵子也生而母死宜人撫之以長方府君困時華與高氏妹及耀均數歲奉衣從宜人宜人行庖諸子羣集於庖啟鼎復集肘下咸恐後食然庖得少肉華恆食其精者弟妹有妒容宜人撫之曰華無母而弗知乎脫余不幸先而叔母死叔母之處而輩不猶是耶華始娶何氏卒宜人爲之更娶於高氏生二子一女斷乳後咸暝宜人昵昵作嬌態宜人待之與諸孫等壬午紆領鄉薦春官報罷宜人見紆歸喜甚竟不及下第事壬辰紆復北行宜人忽夢紆病於析津遽起開門見月乃覺其夢卽亦弗寢日上移楊廊隅望門待郵者二日析津書至無病而宜人憊矣高氏妹嘗語紆曰母戀兄意殊不在得官兄南歸多以五月蒼霞之洲大水新落家具雜沓橫亘日影停窗紙上母指麾家人爲兄解裝皮書籍往來笑悅兄憶之耶嗚呼無母之戚得妹言愈弗堪矣宜人來歸府君時瘦已綴喉際細裁如核積五十年卒以不救先是醫言創巨血且甚崩紆驚悸號慟不知所爲既而自念宜人生有隱德有鄭某者負責重將圖死宜人

命紆出其醜館其妻子六人於家經年又某某家暴貧賴宜人力均娶婦生子矣以此二事或得請於天乎已而疾果不見血醫言卒無驗嗚呼宜人之喪至是逾百日矣不孝紆始及其婦劉氏縛帶汎埽宜人之宮帷幔陳設莫變其故而茶蠶藥具一在日咸足悲涕迴念顧復之恩當何如矣天乎痛哉

資政大夫贈內閣學士陳公行狀

曾祖諱善國學生

祖諱兆鵬大挑一等山陽縣知縣

父諱恭繼國學生三代均贈資政大夫

公諱建侯字仲耦系出固始明洪武時由新甯遷閩之螺江再遷而城居公七歲而孤隨母邱夫人及兄懋侯弟寶麟毅侯從大父山陽公於任所公與兄懋侯孿生山陽公字懋侯曰伯雙字公曰仲耦公生而英特有殊稟讀書跨絕儕輩山陽公謂邱夫人曰吾薄宦新婦苦節願茲二孫卽天所以厚汝也公兄弟應聲哭山陽公清貧

卒於官楮寇方窟金陵南北道梗公迺就贅於河南龔氏咸豐乙卯應順天試獲雋
時年十九再試禮闈報罷遂入資爲郎咸豐辛酉道汴將以適閩河南巡撫嚴公才
公幹略遂奏留河南營次公晝治軍書夜讀陸宣公蘇長公奏議張輿圖壁間詳檢
用兵奇正扼守出沒之道策多奇中嚴公破賊於老君塘公以騎從大勝將卒效首
虜於前公方洒翰爲露布神宇蕭閒若無事者敍功得直隸州知州又以本籍團練
捐資獎敍得知府嚴公移節鄂中代者爲鄭公元善公復留佐鄭公軍時擒匪十餘
萬圍忠親王僧格林沁於陳留羽檄至軍鄭公醉弗省公起發令飭吳公元炳張公
曜兩軍援陳留鄂軍軍杞縣陳留圍解捻揚言將反撲杞縣未至吳張兵旣出杞備
單外公以數騎乞援僧軍遽返面鄭公告王且至乃登城望僧王軍騎士盡黑衣萬
蹄蹴踏疾行無聲王顏色赤逾丹砂迎笑馬上謂鄭公昨日中丞援我今我反援中
丞耶全軍受犒而去是役也微公此軍殆矣尋鄭公被論公亦辭勞弗居同治紀元
用嚴公薦移官湖北以築天門縣白沙潭各潰口工竣天門沔陽漢川賴以無患遂

權安陸知府受事五日京山警至捻由東路迴竄游騎已及九里岡時河防方急聞者皆爲公危公策劇捻累躡鄂中應無餘戀其往來遊弋意在渡河然河淺船單而潛江之張接港鍾祥之白口咸沮洳可渡宜以重兵扼守堅壁勿戰專以牽掣賊勢並可爲下游水師聲援賊知有備遂由長壽店遷迤趣東北去時援兵四集霆營以索餉滋擾大肆焚掠鄂帥飭公爲備公勒兵要隘遣騎載牛酒犒師士卒猶囂公與鍾祥令孫福海馳至撫之遇營弁某公按轡遙呼曰若非某統領舊部乎我安陸太守也曾識若猶憶之乎爲我撫兒郎過境慎勿囂動弁立馬聲諾整兵遽行郡中帖然大吏上防捻功晉鹽運使銜河決鍾祥漂沒田廬萬數居民升屋騎危呼聲四徹公自行隄水勢噴激隄且潰公屹立弗動隄卒以完分督吏民載糒四出且賑且接役江茂索民百錢駐篙弗救公喟然曰數命呼吸立盡以百錢故忍眞之死此眞無人心矣法宜斬趣索劍吏役環請百數劍至立斬之隄上以徇馳報鄂帥帥稱曰能遂調任漢陽府漢陽人健訟舊立發審局於武昌聽讞者必渡江舊守憚風險每以

疾解公日必一至平反失入者積卷高可隱人奏調新關期滿入覲奉 特旨補缺後以道員用遂授德安府知府屬邑應山盜戕主人令周某大索不得以非刑鞠小竊三人成獄上之公公據囚怪顏色不類更鞠得實檄周令至郡俾自檢舉令夜馳及傳舍蟲入其窠死嗣尹遂出三人於法公任德安二年力主教養人士始大嚮學湘鄉曾忠襄公累疏薦之光緒七年丁母邱太夫人憂服闋仍留湖北以道員歸特旨班敘補委辦宜昌鹽局積弊一清增稅款數十萬緡捐資設因利局以濟貧民十三年權荆宜施道修清節堂救生局官醫局遵前觀察使倪公文蔚舊規也公先後官湖北二十餘年總督李公瀚章卞公寶第巡撫郭公柏蔭潘公霽布政何公璟皆薦公才可大用十三年五月入都引見回鄂而倪公文蔚出撫河南河決鄭州專疏調公入豫公以楚豫接壤計程數日可達然黃河全溜入淮須卽下游履勘且少隨大父官盱眙山陽支東諸縣於洪澤高寶二湖及雲梯關形勝較審繞道清淮咨訪父老講求疏築之法風雪嚴寒中至商邱卒於逆旅年五十有一倪公上其事贈

內閣學士並取其事畧宣付史館公生平學宗陽明嘗謂良知之說用以折獄尤易感動愚民與伯雙太史同精易學太史治易專主五位而以用九用六之得失辨卦爻辭吉凶其義例一本繫辭公則兼治象數專寫卦畫命其書曰易源又病近代讀書於形聲訓詁卒未通曉復著說文提要二卷均鐫板行世他如政書詩文集各若干卷未梓公三娶名媛嫡龔次何次宗窻周二子長希賢龔夫人出壬辰進士由庶常補外歷任金華錢塘仁和三縣政聲蔚然次希彭窻周安人出淮揚鹽大使長孫體仁以公蔭得知縣次體立又次某某女二一嫁葉在誠癸巳舉人一字黃家璋希彭體仁體立皆從余受經者屢述公軼事甚悉公事畧已上史館因請余補狀余爲公鄉里後進聞公盛德垂二十年迨來杭州晤公賓客稱道舊恩猶有泣下者公性至孝而母邱太夫人尤端嚴有家範自服儉素公既縮符爲郡太夫人猶督責之如成童時親故至鄂太夫人必人予一裘媪嫗有乞其敝襦太夫人裂新襦予之曰此敝襦存之以著吾家法非吝不汝與也每嘗新府上下均得賜而公朝服外無鮮衣

太夫人亦然至督鹽宜昌公歲節其羨盡用以施貧薄儲善藥屑以和茶屈夏而施至秋畢歲糜千餘金光緒丙戌漢陽大火焚死百數公一一購材爲柩叢葬之太夫人嘗語公曰而祖山陽公以擅發倉粟鐫級後事得直賜藍翎並獎以樂善好施若念祖德尤勿忘 國恩也故公當官以清勤自誓至死無改夙操公戚林壽昌嘗言公在宜昌時百金購女奴奴私言爲人家養媳公聞之立命訪其壻家呼以來立之廳事俾奴隔簾箔望之是也掀簾出哭公喜誚吉爲之合卺且以資遣之宜昌人無不多公長者公遺事至多不勝錄國史旣傳其大者餘從畧可也愚姪林紆謹狀
贈光祿寺卿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壽富公行狀

曾祖興隆未仕

祖常祿前翰林院侍讀學士

父寶廷前禮部侍郎

公諱壽富字伯弗號菊客鑲藍旗第五族宗室父侍郎公以直言敢諫聞於 德宗

景皇帝朝疏草流布海內罷官後自託詩酒近畿名山石刻皆滿均傳誦人口公夙有父風靖默莫見喜愠然每及忠孝事則凜然動色蓋成童時已然見者識爲偉器侍郎清貧至不能具修膳遣公就傅於外則自授以七經稍長乃受業於豐潤張公佩綸及南皮張文襄公之門治經不局漢宋惟是之程論天下大勢以力泯滿漢畛域爲先立知恥會勉勵八旗子弟敦學議者頗有異同公慨然無所恤戊子中宗室舉人戊戌成進士 廷試二甲入翰林同榜三百餘人匪不參候爭欲一面風采同年江南某君夙以才望自許在長沙徐公座間見公位已上而愠既聞名則款懷自貶深相納契時大臣爭列疏薦公 景皇帝召見養心殿公奏對誠切 皇帝爲公動容尋充大學堂分教習派赴日本考校章程既歸黨禁事起公柱門京師蒔菊檢書自娛因自號菊客越庚子義和團訖畿輔首挑外兵津沽敵軍咆哮經月礮臺次第淪陷兵氛垂及 闕下 景皇帝奉 孝欽顯皇后西幸敵兵犯 闕而公亦以身殉難矣方拳匪之初發難也公盡然悲憂一日慨然曰毋庸問矣此局至阽危顧

身爲 高廟子孫一死尙足自斷時外城垂陷有叩以急策者公曰先護 皇帝出險再行作計或請避兵不答又請以弟壽薰挈婦幼出居墓廬公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又曰大宗如此違言小宗壽薰者公同母弟生平以節概自命所見乃與公同語人曰圖全果太無爲七月二十三日外兵陷國門入城中喧傳豈白徽者得遁死公知 皇帝已出卽趣壽薰合藥立泚筆作書與華太史曰大事已去侍國破家亡萬無生理老前輩如能奔赴 行在所敢乞力爲表明侍已死於此地雖講西學未嘗降敵家人有不欲死者尙乞照拂苟死亦聽外有先大夫奏疏年譜及生平著作並以奉瀆亦乞量力保全敢百拜以請其下系絕命詞三首有云今日海枯看白石二年重謗不傷心書後兄弟遂同進藥未殊女弟雋如奪藥先飲其八歲之妹淑如後始自引決侍婢隆兒感主人義亦盡其餘瀝忽言外兵窮索已逼東院公懼不卽死爲敵曳辱引纒纒絕而墜壽薰神宇堅定爲更結四纒公及二妹與婢咸殊壽薰一一昇置別榻更結巨纒於門從容而逝時爲七月二十三日巳刻公年三十有六

壽薰三十有二雋如與壽薰同庚亦三十二淑如八歲隆兒二十一也小屋同時列尸五敵騎充斥不可得構鄰人傅蘭泰假百金購柳棺五具瘞之後圃公子橘涂裁九歲壽薰二子僅扶牀立娣姒均崔氏學士漢軍聯元女也學士重儒術惡新學頗病公所爲及內 召與公論國勢則傾襟推抱以合之都下事急 召對諸臣學士痛哭力陳公使必不可戕某王叱去之夜中遣騎收聯公未及結襪遲明斬於東市公聞耗大悲自咎以言論陷聯公於阨於是死志已決聯公家屬時適避公私第知公兄弟忠概不可挽則力持兩夫人不聽殉存鞠三孤識者咸疑其有天幸焉公生平崇尚氣節重新學文章則持重不苟作所遺稿曰讀經劄記曰菊客文集曰廷試策曰東遊筆記曰畿輔農務表曰知恥學會章程曰天元演草公殉節時紆方客杭州聞耗爲位哭之孤山林社中方大令家樹高太守鳳岐各馳金贖其家亂定紆來京師則行哭造公之門東屋扃鑰卽公兄弟死節處沈閣如墨紆再拜奠之門次進謁崔夫人知壽薰家叛奴方謀吞噬遺產紆告之京兆陳公爲杖叛奴產卒得完尋

崑相國以宗老請旌宗室之死事者 朝廷贈公光祿寺卿今年宗人府以文書諭
橋徐命具公兄弟死事年月宣付史館紆爲侍郎門下士與公藝交謹就聞見所及
爲狀伏乞編入忠義之傳以光泉壤以慰忠魂無任啣佩之至閩縣林紆謹狀

高筠亭先生墓志銘

妹婿高衡將葬其尊人筠亭太先生列狀來告曰先君刻苦儲蓄幾三十年一旦授
之衡兄弟衡無狀幾盡覆其所授先君涕泣慰撫未嘗以失業爲罪上天報貶比年
乃盡復之衡兄弟圖報日淺先君未嘗安受衡兄弟一日之享罪戾至重不知爲地
今且葬乞子一言以銘之先君未仕於朝勳業無紀然忠厚勤儉吾子習於聞見非
子言且不詳紆謹對曰諾按先生諱鈞松字筠亭閩之鳳崗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
諱某世爲農夫先生少孤起家於極貧之中勞苦困阨怡然不以爲戚娶劉氏生二
子一女旋卒衡適長次曰鴻圖先生患更娶且虐其子女乃延外姑字之遂終身鰥
積二十餘年咸儲茶累貲二萬金丙戌閩茶大耗所儲金間歲則盡潰之先生憮然

曰始吾貧士也今金盡亦適還吾貧耳然吾父子操行未嘗取怒於天容有翼也逾年茶市果復先生處人甚恭然神足以周事廝僕傭保畏之如神明家臨霞江江水周其廬拓圃種樹一望蒼綠余嘗晨造其門先生方課二僮藝蔬於圃初陽甫升蒼顏掩映若在圖畫童孫隔窗讀書氣象雍和吾察先生不言意至得也長孫稔次志焜又次志鵬皆衝出先生雖假稔以顏色然時防其驕惰嘗指稔以示余曰吾累世農夫幸此子能讀書足慰吾志然所憑厚余患其因是以長情也師其善導之嗚乎此其識豈在士大夫下哉宜乎衡之必以銘來請也先生卒於某年某月壽七十有七歲今將以某年某月葬於某鄉某原余爲之銘曰

再蹶輒起操之約內博其量去刻削制行不剗天不鑿樹德如田利其穫蚤甲喪掌俗云薄失道則整得則樂子孫繩繩綬若若前業既昌後其託墜之以文告冥漠

外舅劉公墓誌銘

公諱有蔡字作楫號修梅曾祖某祖某父某三世應童子試至老咸不售公幼有節

概喜通鑑尤長於詩公父爲蔡太史以成婿蔡公父子相繼列詞苑公自以貧薄罕至其外家先娶鄒孺人育二子均不舉公大病鄒孺人貸於蔡公家既而健僕將千錢至謂某戚鄒償博進者憫郎病贈此以易善藥公曰吾昏憊不省有此顧吾病無足憫者請還錢仍以償進病已出佐某副將戎幕於浙西某武人不知書同客者見辱且盡公計不行將及遂行行二日賊大至虜某以去公問道出江山縣道亂山中得微徑銳及其顛遇邑人阻山以避亂者見公雅素爲治具席間多詩人公卽席賦詩五十餘韻靡其坐人因爲醜貲取道三衢達閩自爾遂不復出鄒孺人更產二子二女遂以瘵死乃續娶陳孺人公相婿及余余方從羣兒戲公弗善也越七年余客臺灣父執某申前議公得余上外祖母鄭太孺人書再三讀曰可矣童子戀恩余於書中若聞其哭聲性情哀摯可妻也顧非富貴中人耳余旣娶公長女每謁公必大喜舉呻吟語及五種遺規勸余越二年助余膏伙令執業於陳蓉圃先生之門甲戌余病公夜縋城至余家卽臥內撫余喁喁向曉始去余每應童試雖嚴風驟雨必送

皇朝文獻通考卷之九十一
二二二

余至試院五更天陰四顧無人公挾余坐明倫堂廡下論道學源流勉以立身安命之道壬午余領鄉薦公已病怔忡見余輒泣嗚乎生平感恩知己至公已極而不能富貴果如公言矣公以光緒某年卒年六十有三歲生四子殤其三又喪其三孫與兩孫女余室亦繼逝今存者子愈霖孫某次女適林伯務亦孀矣愈霖近偏廢余遂以某月某日葬公於某村某山泣而爲銘曰

四世儒而莫昌其家廿年事公而不得公之瑕守死行志決幾行智闡幽揚微公婿
紆誌

楊伯畚先生墓誌銘

君姓楊氏諱壽慈閩之溫陵人曾大父諱稷山大父諱光輝父諱昭枝生子三君其伯也光輝公挾貴客會城君遂三世僑寓爲會城人髻髻有禮讓長老咸偉其儀表寢長讀書務觀其大略而深文奧義遇目輒洞條舉無復能難之者故常以聰明才辨魁其曹同治癸酉補博士弟子員賦銀魚詩甚美主試者爲嶺南馮展雲宮詹才

之君宏闊多容不以利自私及成名時家已中落適有客言某姓之女父母窮蹙不能自存女誕時爲收生者將去淪入樂籍今既長知父所願掌籍索值厚不能自拔而歸君喟然曰女志可感也遣人以貲贖之使者累反不得當尋通刺曹公爲判還其家君擇王氏婿之王亦良士時彥咸紀之以詩君終身嘿然不舉其事戊子領鄉薦羣從伯叔兄弟厚以貲助其膏伙君且讀且施貧交咸至涕泣君未嘗有矜色一日歲向盡矣對余累累歎息詰之徐曰昨僚婿某不戒於藏亡其金百有四十責者且至懼無以應也余患其自裁已盡貨吾衣裝及度歲之貲與之適其數矣紆曰繼此胡以應耶君不答嗚呼君非務爲其難冀以此自名於世仁不能斷告者遂幾其顏色日有所乘究亦無病乎君之仁也君處友至信於紆爲尤篤紆獨不辰不能有君而長爲之友命也君以甲午十月三日酉時卒年四十一歲今將某日葬於某鄉某原娶鄭氏子一女三子子凱常從余讀書於龍潭以葬期迫來請銘爰爲之銘曰逢衣良容蔚爲士流不饜食疏仁播其州死君將遺棄者憂耶抑憐然與造化游耶

鳴呼楊君乃使余銘其幽

陳德齋墓志銘

君諱大璋字德齋先世籍泉州之安海再遷於惠安之前板鄉曾祖諱世福祖諱徵安父諱文喬三世均業農家絕貧君誕時母劉太宜人乏食幾不能字之以長君髻髻魁碩若成人嘗犯隆寒出隨羣兒拾薪以供爨甚憊不言所苦婉戀太宜人膝下陽爲笑悅之狀鄉里咸稱其孝既長貧益甚日二饘至不能舉太宜人得糲屑和瀝以進贈公並及君君揚匙且食矣顧望太宜人問母食乎太宜人汪然出涕曰空吾廚得糲止升許若父子但飽勿餒余婦人何念也君乃哽咽不食遂圖治生稱貸得金一圓錢四百與贈公同抵會城至蒲陽亡其金兩盛糲竭君私計贈公老矣餒行且不達乃自去其絮衣賃錢復行渡江錢盡船人困之有張姓者代償百錢君遂稔其里居姓氏以去既至居吳航之潭頭鄉爲某翁司會計翁誠君所爲大任之積十三年家業寔立首具鉅金餉張某報其渡江時償百錢也吳航士大夫於時咸目君

爲長者贈公於君未成業時已前卒君事太宜人以孝謹終其身然卒以贈公不及見其業成爲憾至老不張壽筵不受子弟之賀方冬一裘而已而處支屬兄弟尤敦篤有恩意從弟德熙兩世婚媾君皆任之嘗以族譜未修命叔子懷金馳赴安海述之卒獲全譜而旋其立身行事類如此娶郭氏續娶盧氏子七長子某先君卒次毓英又次毓珍皆邑庠生四毓琬五毓琛入貲得同知故贈君如其官六毓修七燦玉女二君生於道光某年卒於光緒某年年六十一歲今將某年某月葬君於某鄉某原毓英毓珍毓琬辱從余游相率來請銘余以君仁卹有至行於法宜銘爰爲銘曰
匪學而粹誰之帥湛之憂患德慧出遂孝不惰具仁質表微闡滯余其述列諸幽宮
子孫吉

李佛客員外墓誌銘

君諱宗禕字次玉一字佛客曾祖某胄於漳江之石壁村祖作梅父端援例得道員覃恩封其二世均榮祿大夫李氏世長厚恆以貲仁其親族故鄉黨稱之爲時聞

家君生有至性父病劇其臂肉和藥以進外祖沈文肅公至愛重之既壯入貲爲郎家積圖籍君率觀其大畧惡爲穿穴故終身不尙攻訂之學間以餘緒爲填詞出入濟南清甯之間聲響柔脆嘗苦石帚草窗梗澀故君所填詞無一折涉南宋晚年亦自以此爲病方李氏盛時治園於會城之光祿坊曰玉尺山房陂塘林麓邃房軒臺賓客華盛咸有紀述及君之身獨喜爲高寒疏俊之行布袍躡履放浪山水見者不知其貴游子弟也庚辰以後李氏業乃大落君備歷憂患亦棄奇與人爲同然時復炷香開簾置筆硯竹中邀取同志賦詩月猶四五集焉比甲午家益落身益困乃旅食江南依其舅觀察沈公瑜慶公樂其樸嗇與居歲餘乙未六月某日以疾卒於公廨年三十九歲公爲經紀其喪具舟命君子宣龔舍人載歸七月某日達閩其友林紆行哭之江滸八月宣龔以狀來言將以丙申二月某日葬君於大夫嶺之陽豫乞爲銘納之壙中嗚乎君生時嘗戲予若年長當莊書其所爲文慎哀集之勿爲旁行斜上之書俾他日梓遺文時多滋謬戾以病讐勘今予乃未五十竟先銘君之墓耶

君始娶何氏生宣龔中甲午科舉人援例爲中書舍人次宣驥女二續娶祝氏生某
某女一君行應銘法爰爲銘曰

既灼而微雖燥則飛喬者其肥宜修故折後嗣蒙烈贊休以詞賞諸君穴

候選訓導李君繼室楊孺人墓志銘

余友李惺庵廣文既喪其繼室課事畧二千餘言請余銘其墓且語余曰亡室產二
子均夭逝厚撫其前子榮晃今榮晃又亡亡室傷之遂抑抑死願吾久困亡室在足
以益吾慧學問亦因而大淑焉今請子爲銘幽之文必言吾之所欲言者按事略孺
人氏楊父忠以軍功爲守備母陳氏封安人孺人少知書通大義年二十歸李君事
舅姑委曲將迎未嘗忤指李君中乙酉副車意不能無懟孺人持王陽明書勸之以
爲生身立命之原在此當不假外求而自足也李君用孺人言治良知之學以此日
澹於榮利嘗讀諸葛忠武傳至夜分孺人聽之曰是武鄉傳耶何類我也李君怪之
孺人笑曰食少盡瘁死亦我所以忠於李氏也蓋孺人力疾治饋綜攝家政節縮浮

費而用其仿一遭大喪三哭殤子病始日劇顧舉止嫻雅未嘗示疾嘗夏日避暑於釣臺之榕陰山館大梅樹合抱間以老榕垂蔭半畝許牆隈得日僅盈尺孺人歎曰人生幾何東牆之陰寸移寸滅顧海氛又日惡吾婦人得前死令君葬我足矣遂以甲午十月八日卒年三十九遺女子二子一妾某氏產也李君將以己亥冬葬孺人於某村某山余爲之銘曰

是唯儒之師巾而幘而世則莫知姍姍其姿內急外怡垂爲世儀視此銘詩

誥授奉政大夫桐鄉縣知縣侯官方公墓誌銘

浙江桐鄉有循吏曰方公諱家澍字雨亭閩之侯官人光緒壬辰進士 廷試第一入翰林尋改官兵部以選得桐鄉縣知縣桐鄉再躪于赭寇逾五十年元氣粗復民仍敦樸無復開敏公至集桐士於桐溪書院試以論策更建白社書院于屠鎮凡去縣遠不能至者皆令就白社學未朞年士乃稍稍獵畧古籍通曉時事公日延接其秀異者禮之又恆微服出行郊郭間問民疾苦時方患盜則出資募丁壯徼巡城中

盜警以息明年調秀水途者空城邑既到官榜於縣門曰凡負枉欲愬之長官者自署狀至勿緣吏役日再蒞堂皇受而聽之遂清舊牘數百鄰邑父兄爭越境來愬公慰遣之咸涕泣以去秀民多業蠶蠶失飼而疫公立蠶學分館於邑中驗蠶病絲業復昌邑之北門有淫祠一區莠民造詭說謂神能福禍人捐金錢者踵屬於道公率數騎至而平之徹其香火卽其地立塘灣學舍課士又創立蒙學苦無資則牒上大府請重稅鴉片以資學議者大譁公弗爲動卒行之又明年得檄歸桐鄉北方新用兵西鄰責歲幣急則取之民間吏因緣爲奸利公臚其弊上之大府大府稱可頒之七十二州令一一如方侯言秋薦饑盜發近邑而所謂青帮紅帮者爲患尤烈公大出資更募丁壯卽江上刺取賊蹤已得賊渠公揚言將縛赴會城聽鞠已乃卽所劫掠地殲三渠杙其頭曰是賊渠曾剽取吾民者旣以法盡之協從敢仍渠所爲者得無赦邏偵旣密盜舟過桐江輒獲雖遠必招取主者歸其贓公聽斷神老病荏弱者咸令坐聽勿踞處外人有禮衷讞定教民亦無敢挾外人持短長一邑稱平公少負

才望既通籍始講經濟之學甲午上書 皇帝言遼瀋根本之地不宜委敵不報既改官遂參依將軍軍於塞外爲將軍籌建鐵路以西法練健兒備邊均以財絀格不行行者第闢圈禁之地縱民耕耨而已光緒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官年四十六歲公與余壬午同年出長白侍郎寶公門余好硬言遇事輒譙責公公夷然未嘗有忤語人曰張弼余部郎謂我友畏廬者當忍其峭峻故遇事益下余庚子余客杭州貧甚公謂高媿室曰畏廬困當以五百金餉畏廬媿室曰畏廬方責君嚴餉之且謂公重汗之矣公沒媿室舉以語余嗚呼余一嚮處公包容中乃不之覺五百金何足言所難者累折而不吾絕耳公弟家湜家泌屢以銘徵余把筆輒悲不能書今媿室又亡矣吾將銘媿室不能不先銘公公大父某父有詩均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子三長和留學美洲以襄助學務敍勞得知府次某又次某女三長適某某次適某某次幼未字公於光緒某年某月某日已前葬于某山余今爲補其銘曰

不鉤微而止其奸不取寵而安其官振饑而慰寒豪莫敢趨而謹胥莫敢面而謾焦

心苦思外罷內殫永息於茲松杉千盤隱德滋遠嗣續是觀

誥授資政大夫鹽運使銜梧州府知府長樂高公墓誌銘

媿室先生既沒之三月其母弟外務部左丞而謙生員鳳謙奉事狀徵銘於余余受而愴然曰嗚呼吾六十之年本託銘於公今吾乃轉以銘公耶顧知公生平最非得吾銘世亦莫從而求詳焉公諱鳳岐字嘯桐媿室則其號也曾祖文祺知府銜候選州同妣吳氏祖彬順昌縣學教諭妣楊氏父紹曾同知銜妣楊氏程氏三代均以公兄弟貴 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公先世貫衛輝唐時有縣尉尉閩之長樂卒官遂僑寓爲長樂人州同公好善信於鄉里鄉人稱曰高爺爺而不名乃再世而貧同知公忠信孝友曾以身代季弟下獄程夫人尤知書明大體內政肅然公兄弟均程夫人出至友愛日依戀膝下公神采謙毅匡兩弟必以正有過未嘗假借年十二讀史記平原君傳至毛遂斥十九人語公大書其上曰胡不更忍一時識者咸知公後且以度勝矣既長服膺宋儒尤篤律躬愈嚴整間爲古文似劉更生曾南豐吾鄉

林歐齋先生甚才之而桐城吳摯甫先生亦稱近世文章能遏抑光氣者長樂高君其近之矣顧乃不時作以公方屬意經濟之學壬午領鄉薦三上春官不售則去佐林太守啓於杭州太守有循聲公參佐其政政日以舉庚子太守卒公就侯官方侯於秀水兼主浙江大學堂講席時西林岑公開府嶺南課詞具聘幣以使者禮公之廬公遂去浙而粵桂林寇警方大猖岑公督師西討公奔走兵間半年事平以浙江知縣保知府加鹽運使銜遂權梧州大亂初弭伏莽者猶間出遮畧行旅公遣騎追逐而剪撲之每得盜宜死必婉語以致死之由哀其不教而戮盜咸首服公退語家人謂官吏失職民饑而行剽得死固矣然吾終疑其枉悲其愚也州之舉人某武斷鄉曲臨質抗辨不屈公語曰幸與君同忝賢書今吾踞堂皇對簿君辱亦吾恥矣因開陳以義利至再某感服訟遂息公治梧作早晏息爲狀甚劬或諫公節勞公曰縣所不決始登之郡吾仍濡而不时理彼旅郡而待質者殆矣居梧八月清義倉立工廠興蠶學辦農林整學規治官事如理家政謂食祿忠事終不敢以私負國既謝

病去梧梧民罄戶送之時岑公亦入長郵傳部將以尙書右丞處公公不可岑公既去位公屏居海上既用侍郎于公薦入考御史 廷試第一例得記名忌者搆而沮抑之公夷然出都旋聞 孝欽顯皇后及我 德宗景皇帝相繼升遐公適患伏枕大痛病益增劇遂于己酉二月十三日卒於滬寓年五十有二歲臨終謂弟鳳謙曰氣機轉中國有望意屬憲政也嗚呼公生平誠篤孝悌廉謹高於儕輩言端而行果志願所在恒欲以忠自效戊戌入都適德人犯卽墨 聖廟怒者譁起公獨謂必清內治始足以遏外侮合同志詣臺上書 皇帝請下詔罪己因陳內治外交籌餉練兵四事都御史大驚斥去勿進聞者睦之公素貧凡筆墨及祿俸所得悉以分贍親族沒之日蕭然無餘資配劉淑人孝謹慈惠聞于戚鄰間子常游學比利時女君珈通贍能文章適騎都尉黃大鈞次君玉君玖今將以十二月二日歸葬于福州鳳凰池先塋之次嗚呼公逝知我者畢矣余自聞喪至今僮然如喪其手足捧事狀至於不能竟讀敍公美行亦莫悉其所止今第就其大者爲之銘曰

早辰
未苴有言吏曰民牧善牧爲字民始見腹蒼梧涸民罷而怒守來守來僵者胥殺
通孽旣蕩魁渠以覆姦狙莫遂判不留牘弗病嚴細載鳩載淑舍郡而臺惟公之忠
格于彊誠審義違同歸就松篁洋洋江東鼎湖再痛遂及沈瘵蘊智居仁一試立逝
善氣所凝且昌其世因迹推賢請視斯製

誥授光祿大夫二品頂戴升缺後加頭品頂戴署浙江按察使分巡金衢嚴道郭公

墓誌銘代

郭氏自唐汾陽忠武王孫嵩咸通中入閩居福清之澤朗鄉再遷遂籍侯官至教諭
階三公族始大教諭五子皆登科其次曰柏蔭最賢而貴出嗣教諭之弟世厚公以
翰林歷官江蘇廣西湖北巡撫署湖廣總督 國史有傳中丞公子六公次長諱式
昌號毅齋廉素通瞻早歲屬文婉有辭況十六入邑庠逾年食廩餼然卽遠慕勳效
留意牋牒旣用軍功得知府始舉於鄉再罷春官試乃宦浙湘鄉蔣果敏公方以勛
誠撫粵檄公佐戎幕濱海客民倡亂旣受創而強者負固不下公單騎卽賊中撫慰

乃投械爭出款於軍前果敏上其功 賜花翎遂權肇慶府事賞拔鄭公紹忠於罪籍中後卒爲名將果敏求治急所屬咸莫便其私督府瑞文莊病之公進規果敏恆以官胡交驩爲言然果敏終以直去文莊知公溫裕常調和兩府間遣客道意留公自佐公不可戊辰歸浙權溫州府事再權湖州旋移台州台州黃金滿者盜俠也椎埋攻剽廢亂郡中恆依山阻隘恣爲醜圖官軍累趣莫勝浙中大震而臺諫論列至伍之黃巢方臘斥爲雄渠公單車至治進台之父兄叩以賊蹤所自知客兵多爲賊訶急檄趣移軍內屯別募土著使人自爲守復以嚴法繩蠹吏蠲斥苛歛與民休息金滿奸狡恆以官吏貪酷狀扇其徒類至是知無倖遂歸誠於彭剛直公剛直許之偕浙撫飛章入告公請諸剛直令隸長江水師剛直檄公往簡其衆賊中知公至液人稜飲公左右疑有毒肘公勿進公若弗省者盡之賊大感動遂受令果出隸長江軍台事始大定甲申丁中丞公憂去任服闋到浙歷權杭州金華府事癸巳以大臣明保引 見奉 旨仍發原省遇缺卽補並交軍機處存記其冬題補台州府知府

甲午海運北上護理糧道旋省檄權處州未至道更湖州丙申復歸台州於是公蒞湖三蒞台再矣台固盜藪舍斬刈無術公獨靜鎮無擾盜亦不作台人稱曰郭佛戊戊復以疆臣薦晉道員庚子義和團起衢州奸民亦煽動既殺教士殲及穉弱復劫取縣官叢架洞腹背戕其二子尸次外人大閩將勒兵搗杭城是時東南方立互保之約劉忠誠公自金陵馳書問狀大吏始取爲亂者刑鞠於府治然外人責首惡急衢人益潛煽不已大府謂公夙望移公爲金衢嚴道鎮之公得檄親故咸止公公曰人臣舍難事弗任孰宜任其難者卒往諭士民令安堵釋其株連者懸金購魁率不旬日果得盜外人責言始息公前以籌餉功加二品頂戴中丞任公臚公政績入告得旨升缺後加頭品頂戴甲辰冬奏署按察使時公患脾洩甫愈歲暮冒風雪登程既受事理公牘接僚佐未嘗休息告公子侍郎曾忻等將解官卜宅吳閩顧卒以積勞成疾遂不起公平日靖默接人誠恕自出貴胄躋監司被服寒素晨起治官書罷卽批點書史用以自娛樂服官四十餘年所至有聲顧厲約未嘗冒進晚歲始補

郡中丞公無遺蓄公復量已審分不欲以財自累故身沒後囊篋蕭然無一語及於家事公生於道光十年五月初十日卒於光緒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年七十有六聘周氏配陳氏 誥封一品夫人側室蔣氏 誥封恭人 地封夫人皆先公卒子七人曾忻庚辰翰林改主事直軍機處裁缺通政使署工部戶部禮部侍郎曾準壬辰翰林改江西泰和縣知縣調新建縣候選知府曾程己丑進士內閣中書江蘇元和縣曾鈞長蘆運判曾法議敘鹽大使曾量曾轍俱庠生女六長適四川忠州知州陳春瀛次適庠生楊伊年三適國學生何可齋四適庠生林斯欽五適舉人范彥璋六適京師大學堂肆生林斯高孫十三人則泌庠生補用知縣則灃癸卯進士選庶吉士 武英殿協修則瀚則洵俱庠生則涑則濬庠生則范則江三品蔭生則濟則澗則濂則沛則涪曾孫三人可詵可誦可訥公子曾忻將以十一月辛未葬公於福州北關外龍腰山祖塋來乞銘公子和悌美令聳善虛已有大臣風余昔掌禮曹嘗爲同僚而則灃又余癸卯禮闈所得士也知公盛德行且大盛其門爰爲銘曰

尚書帥楚實平楚政清績貽後門業斯盛公抱純節嗣起勳伐歷將五州用遏梟討
天台隆崇盜蕃其徒窺擾越中通我靈誅牙兵偶賊肥狼膺羈公往蒞之扼其襟要
肩鑰既啓原火胡燎名貫大彰世欽節臣爰履升途逾懷澄清三衢變生西旅見殊
殺尹翻城洞腹拔鬚連帥唯懦震局莫可西鄰責言迺及憲坐公奮武怒立夷渠魁
拔莠遂良鏡服奸猥越旬既清 帝命升擢美効夙著輿論交作名子繼武實 帝
樞近翎章墨綬仲叔連軫嶷嶷羣從孫枝尤振生榮死哀忠概日彰私曰令家公則
國祥既羨既封以安以藏我銘公宮嗣續永康

母弟秉耀權厝銘

亡弟秉耀甫週歲先君客遊於臺貲盡不能歸一家九人咸仰母孺人及長姊鍼繡
以自給一日再食至不能舉紆方九歲向午自塾歸母以四錢市鮓飪命食之遣去
不言全家之未舉火也弟時盤旋地上見爐中沸瀋問先大母曰糜乎兒饑也大母
泣母孺人強笑呵之而心愈悲明年叔靜庵始得館月歸三金於是大父母與紆兄

弟得不餒又明年八月先君自臺郵致二十金歸月以爲常於是舉家乃盡得飽食更十年大父母及先君相繼逝弟亦十餘歲矣顧體羸善病喜作畫爲大龍湫觀瀑圖氣勢甚盛嘗見紆任氣不合於時心憂之私謀於母曰阿兄嗜讀書家業未立兒當遠客求貲以竟其志紆微有所聞泣止之不可越戊寅靜庵叔自臺北以書招之弟益踴躍紆再止之而弟卒行行二十五日卽以書來告母曰兒無苦母善自養兒舊榻毋勿移置當時時坐臥之如兒在家時也紆得書易其詞爲母誦之然靜夜持書怔忡如有所失亦不疑其有他故也是年九月五日果以疾卒於臺灣之滬則年十九耳紆卽日奔其喪至則叔亦病熱新愈出遺研授紆曰耀弟疾亟時手強不能書持此以授若也嗚乎紆不孝不友竟以口腹累吾弟矣自今以往何以爲吾母慰也方弟沒時紆次子未生越禮以長子嗣逾年喪歸厝於玉尺山之麓爰爲之銘曰孝者之不昌其年也生則何人知汝賢也行將葬汝於先君之阡也厝汝於是冀以旦夕見吾前也嗚呼天也

子婦劉七娘壙銘

甲午秋倭人襲朝鮮奉天戒嚴閩中警報日數至余方感憤鬱勃無可自適是冬竟有子婦劉七娘之喪七娘以癸巳十月十八日聘十二月十八日來歸今歲七月十八日病冬十月十八日卒余家門戶未周歷也七娘氏劉父某爲邑諸生療死母陳氏卽日仰藥殉七娘女兄弟四人咸依其兄嫂以居夏月病疹火甚肺張咳弗能止自是遂患眩歸余家時手顫至不能勝盥器今歲之春余母太孺人病七娘夜卽牀下坐以首枕牀沿眩不能支余夫婦怪問之知其果病也遣歸寢七娘私泣諸余子曰重闈在上吾乃先舅姑寢耶余夫婦聞而愈憐之病革之數日余夫婦每日恆四五視之猶支枕起強爲欣悅之狀余夫婦覩其帷幔奩具陳設皆如其初來時而七娘偃臥氣如縵絲不覺其斃然傷也今將以冬十一月葬七娘於荔支林阡祖塋之側並爲之銘曰

賦之微數之奇殯於茲惟林氏之依噫嘻

鄭氏女墓志銘

女雪字伯雪林紆畏廬長女也嫁鄭氏壻名禮琛邑庠生翁子達姑林氏鄭故宦後女嫁時翁姑已前卒家於東城之鼇峯坊明徐興公紅雨樓故址也余每視女雪女雪送余至堂階上色惘惘若將久別余望見雪門宇心志忘輒不可遏初亦未省其非祥也迨女雪病時常人日見余啜泣余始大恐自是偃臥牀席不能起二月女雪病少間余遂來杭州惴惴然恆日望其愈越月家人以書抵高嘯桐道雪死嘯桐約余遊白堤告余舟中乃面南大哭不止子壻禮琛省余杭州告余將以庚子夏祔於鄭氏之阡余念雪之孝不能不誌其墓雪天性惠孝聰穎明達世事年七八歲隨祖母太宜人寢處余夏夜撚紙沃膏灼蚊火觸帷幔幾大熾以手撲熄之雪微聞知潛啟關視余五指焦爛泣以泥印塗余指遲明余入城赴致用堂課迨晚雪戚戚遲余門外不敢以焚指事語太宜人也讀書絕慧每御針黹輒背誦杜甫北征昌黎南山詩琅琅可聽乙未太宜人項癭大癩膏液淋漓女雪凡五十餘夜弗敢就枕手調藥

其母劉孺人執燭隨其後雪梗聲伴笑附藥於指摩患處絕輕太宜人初不覺楚卒時雪暈絕至六七次自爾更侍其母劉孺人疾經兩月如太宜人病時一夜焚香告天以刀割臂和藥進卒不效劉孺人卒之明年余仲子鈞又以療死女雪愈悲肺病遂劇猶陽健以慰余嗚乎雪之心苦矣雪以丙申七月嫁己亥三月十九日卒年二十六歲其相鄭氏之美余莫詳也第聞其伯妣哭之至哀余增爲事畧千餘言將視余余屏勿視余方戒家人無言女雪事余垂老更家難不欲屢悲以戕其生今志墓遲六閱月始脫稿雪當知余之傷心矣墓在某村某山銘曰

嗟夫雪死也吾哀嫁也吾喜女今有歸吾老矣宅爾魂魄永耐於鄭氏
鈞壙銘

嗚乎此蓮塘林紆殤子鈞墓也紆五子鈞次仲紆亡室劉孺人嫗而病肺鈞生弗碩五歲僅扶牀立迨長肝風內煽發時僵如死人年十三從余讀書龍潭夜寢支體伸縮時以手近吾乳意似依其母紆愈憐之喜馬第伯封禪儀記及漢書外戚傳讀不

已丁酉二月劉孺人卒鈞日惘惘神氣若無所附麗行步欬忽倏止倏作余課劉孺人哀辭令鈞莊書之五日莫就以手拊腕告紆曰鈞心痛不可忍不能竟書矣方劉孺人未病時紆應濰縣張韻舫太守聘赴荔城分校試卷有某生懷百金過予冀資緣得首列李惺庵方招余飲鈞龍臺鈞出見讓某生曰吾自知人事迨此未見家君受此金也又高太守自得之胡戚戚奔走如是時郭懷臣孝廉與余同舍聞鈞言大驚轉以賀我嗚乎鈞竟以戊戌二月咯血死矣年二十歲紆屬客杭州厝其棺未葬今且亂始葬之于荔支林祖塋之側銘曰

鈞汝從死母而樂耶吾其奈何吾衰而丁亂離鈞其奈何人生勞勞百年未多死者良安吾其敢病天之苛

劉明恭壙磚銘

劉明恭余妻弟愈霖仲子也愈霖生三子伯子明渠年二十三而歿明恭亦年二十三以項癱卒方吾外舅修梅先生生時明恭兄弟均白晢玉立愈霖中年易業爲醫

皇朝文獻通考卷之九十一
四十一

依余於蒼霞洲上明榘既死越丁酉秋復有明恭之喪嗚乎余外家其衰矣乙未丙申之間明恭從余讀書於龍潭進退以禮與人相接無敢以游語進者性沈默蓄怒不時發蘊火內灼結而成癰喉舌木強死時以片紙書來生爲犬馬報先生也余得書悲不可止其冬十一月愈霖葬明恭西關外祖塋之側二殤之家相望也爰書碑以銘之曰

不亢其宗而罹其凶嗟夫恭

叔父靜庵公墳前石表辭

林氏之望於閩最著而吾始祖對墅公由金陵遷閩則世爲農夫五傳及我太高祖天求公生我高祖允岡公允岡公無出允和公生三子遂以中子廷樞公嗣吾曾祖也生吾祖邦灝公時允和公伯子廷栲季子廷枸皆早世廷栲公子曰國應公未娶以疫死遂以吾季弟秉耀嗣秉耀年十九復死於疫而邦灝公弟曰邦鑑公亦早歿故吾叔靜庵公遂嗣邦鑑公計吾期功之親惟吾叔與秉華弟耳叔諱國賓字靜庵

年幼於府君十三歲公生時先府君已略成家公迺得從師讀書於城中迨長府君
亡其產客臺灣貲盡不能歸時吾叔母陳孺人又以風痹死公獨支門戶而吾母太
宜人與伯姊日治針黹佐之故紆亦得從村塾讀書發篋得公所藏毛詩尙書左氏
傳史記四部而紆幼時特喜史記公嘗謂兒雖善讀願燥烈不能容人吾知汝不勝
官也及府君出困公亦客臺灣爲某鉅公司會計某信讒以歲出閒款坐公侵蝕可
數百金府君傾其貲償之府君卒遂以遺席與公光緒乙酉某事敗劉省三宮保將
收之責官款鉅萬某盡產以償素病骨蒸至是蜷伏地上如枯腊公往省之某言更
得三百金官逋可了顧貧病安得此三百金者公惻然歸貨其金鈿及女奴得金如
數授某某感悔前事至頓首謝公泣然與之對泣嗚呼紆聞府君言方某督責公時
不償金某且置公於法公既不辯及某被難竟以德報之此皆吾家先世累忠厚以
盛德毓公而公又以忠厚遺其子孫也公始娶陳孺人恭儉慈愛與吾母太宜人雖
睦如兄弟生三子殤其二存者秉華華生二子二女長如瀾次如籌女未字也公續

聖廟志卷五
五十一
娶方孺人醇懿惠厚撫紆幼子如其孫方孺人從公臺灣時公疾革孺人泣公曰吾子純謹可恃也吾從子紆其人能以父事我事汝必猶母者第歸矣卒時年五十四歲嗚呼紆不肖不能任家事使公奔走海上以死而公復子我以爲能事嗚呼公之忠厚能化其仇宜於其骨肉有所偏愛也公葬於北門之白鴿籠山陳孺人祔葬時匆匆未乞銘幽之文今紆始絃公盛德鐫石立之塋次

陳喜人先生墓表

及門陳伯韓琦旣葬其父喜人先生於梅亭火峯山之陽越庚子始來乞表其墓方伯韓未及余門余於先生爲鄉里後進每見先生來造余師談經學至淹貫偶樹一義輒條證數家之說余稍長乃與先生同事吳航謝枚如師復得縱讀先生經義精確實宗高郵而又能不戾宋儒之說余請先生裒藏其稿先生弗應嗚呼世士竄取東原繇莊緒論胸無全經而經學之書互見雜出方用以爲游食諸侯之羔雁虛枵者悉據爲樸學而信之是豈先生所屑哉然吾閩解經之家多槁死板屋之下大力

者或以百金市稿以去士窮竭數十年之精血至僅享此百金之奉以償其死力而謙沖者又不敢自名於時是固吾鄉風氣之厚不善爲標榜之過也先生晚年稍以醫自贍又不喜居奇貧窶者趾交其門得方輒驗顧所入僅償其酒券而先生不以爲瀆深悅余文常戲以銘幽之詞見託先生既卒余適奔走圖食四方詎意負諾十有三年又於數千里外竟遇先生之子索余前責意文字之緣固有不能自己者在耶先生諱蕤長樂人曾祖鑑乾隆壬子舉人祖鈞附貢生父升揚道光癸卯舉人母氏許甌香先生後人也工詩以詩課先生兩姊皆彬彬有光祿派而先生獨以經學稱於鄉黨年十二朋試於使院提學偉其文延接賓座問童子聘乎時有大紳某物色壻家提學將以先生應選先生却之既出親戚咸以爲懟先生曰吾文果可售者當不以拒婚而失之若不可售惡用求繫援以自誣孝廉公深許以爲有志孝廉公晚歲病痺偃臥牀簀先生侍疾一夕數起如是三年迨服闋以拔貢生佐文肅沈公幕襄理船政得保以知縣用先生退就教職未補缺卒年五十有八子二長琦邑庠

生次常洙女三長適王瑾若乙酉舉人次適林忠元又次適江大雍廩貢生孫五人
孫女一先生素習余每相見於烏麓十三本梅花書屋中科頭赤足以荔支佐酒縱
論歐亞全局言歐且并亞然亞洲民智已開必不爲紅黑二種終奴於白人嗚呼十
餘年閒吾華日就衰削先生其果有先見耶抑通經之家果無所不統耶吾愈以先
生之不遇爲至憾矣

金臺話別圖記

戊戌閏三月紆與高嘯桐及宗室壽伯蒞御史臺上書論德人逼卽墨事請 皇
帝因人心之憤下詔罪己鍊兵儲餉以待嚴敵凡三詣臺書格不能入紆與嘯桐歎
曰合臺乃都不念國家耶言未竟伯蒞愀然曰吾固知二君之憤也然且奈何夫
朝廷求言於臺司臺司率例以爲言而又逆測後生小儒之言爲必不當理恐進之
卽以貽所司之詬病巧屏窮斥格之以爲快然吾尊臺諫卽以尊 朝廷爭之爲非
理二君雖有憾然且奈何時已日晡迺別伯蒞聯軫出宣武門車中未嘗不歎伯蒞

爲知言也明日告行而伯芾至至則省省然若蒙重憂窮詰以何時當再集於京師
余曰嗚乎時事至此吾與伯芾甯有歡聚之時乎脫一日未委溝壑 皇帝之恩未
之敢忘能糜爛其軀爲 朝廷爭不墜之氣此卽吾所以見吾伯芾顧志大而能索
言誇而忌叢要惟伯芾能許吾言嘯桐爲能質吾言也伯芾曰是不可以不紀別後
遂作金臺話別圖寄伯芾於京師並爲之記

林迪臣太守孤山補梅記

孤山實居西湖之陰東南面葛嶺水滢之若帶焉余嘗放舟入錦帶橋周孤山以出
西泠萬樹積綠隱隱見微逕雖斜日掩映恆蒼然若滴蓋嵐氣蒸變而成爲此狀也
余三至杭謁處士公墓無慮百數而有典史公爲之配自以爲孤山之勝惟吾林氏
得以專之今守杭者爲同郡迪臣先生又吾林氏者也先生治杭得其政養士得其
教爲匹夫匹婦存其利而先生猶以爲曠職而亡功居則焦然若思廢然若忘而特
喜吾處士公能逃名盛時不以吏職自污因補梅百株於孤山之麓既而歎曰今日

豈吾游觀之時哉顧吾處士隱於是而吾又宦茲土蒔梅適以修家之故事若數年之後樵蘇及之彼杭人又烏知有太守梅者余曰先生之言處士之心也方處士公種梅象鶴結廬於茲山且不有妻子之累豈復圖名而今之稱處士者若昨日是故爲名而隱號曰充隱卽爲名而官亦決非能官者也先生守杭三年政平人和而蕭然恆若無與豈區區垂意於一梅吾政恐後人之見梅者轉以思先生之政於無窮也而先生又焉逃其名光緒己亥三月既爲圖以歸先生並爲之記亦所以識吾林氏之祥也

重修宋輔文侯牛公墓記 代

杭於宋爲京中興將率梟俊禽敵之士相從渡江者既卒於汴莫歸多營葬於西南諸山再更元明燕沒垂盡而忠武鄂王墓特完好嗚呼忠義感人雖愚夫愚婦猶有所凜凜歎希賢既令錢塘之明年己亥遂權仁和暇輒展謁鄂王祠墓於栖霞嶺之下按籍輔文侯墓當邇王祠迨詢栖霞住僧始得之於荒榛老棘中僧以斫莖刀左

右荆始得入而拜焉嗚呼武林爲東南山水名區蘭若之盛士女布施歲糜鉅萬而侯墓委置叢莽無過問者希賢有守土之責實滋愧焉遂召匠徒具畚鍤者平之駢者攬之既焚既攘具塹積輒迺羨迺礫經二閱月功竣嗚呼我侯忠勇名炳史冊詎以三尺墳兆或蕪或修遂足爲侯之輕重顧念當日涇朝之臣莫肯仇復北庭雖楊武恭之雄毅猶屈節與檜往來度侯必太息痛憤故卒爲田師中所中不然王薨在紹興十一年冬侯之卒在十七年春上巳後一日同輩張岳二承宣已先屈死無證之獄侯亦等比竟獲自全乃見酖於六年之後是必悲王憤檜檜不能堪又憚侯功高因假手狂豎以酖侯耳嗚呼侯仕曲朝宿恥莫雪臨命自咎不以馬革裹尸聞侯之言能使人人自生其仗節死義之心竊謂吳武安劉武穆咸有媿於侯也墓成希賢集其賓客私祭侯於墓下且爲文勒石敘侯見酖之故并以告乎後之紹吾志者光緒己亥年秋八月

謁外大母鄭太孺人墓記

嗚呼此我外大母鄭太孺人之殯宮也外孫林紆敬謹致祭二十有四年矣墓下荒塚纍纍左右醜石怪列稚松長未及人已見斧於樵墓之顛野樹叢雜紆每年春來以寒食秋來以重九躬負畚鍤剴治蕪穢始布席而祭焉前此十年吾母尙強健紆能侍之以來嗣是紆祭歸母但問墓之蕪穢治否陳氏有人來祭與否因太息外家之衰往往至泣下今春二月母宜人喪已百日紆始出苦塊來祭卽墓下告喪歸迴望母寢青燈熒熒而所以問墓之蕪穢與陳氏有人來祭與否者無人矣嗚呼望墓而悲孰與望寢而悲者其悲墓爲更甚也痛哉痛哉太孺人生時歲館吾家者恆七八月及歸陳氏姊首哭於房紆則牽太孺人之衣且哭且行卽受糕餌爲涕所漬亦腐溼不復可食母宜人至下鑰鍵紆兄弟太孺人乃得歸及紆旣長能朝太孺人於城中每見滌春酒望輒喜以太孺人家去望不二里也太孺人知書明大義雖以恩覆紆兄弟然有過輒弗假借嘗言童子不能以慧鈍決所成但觀立志觀志卽在其所羨者若見衣食而慕其成就終當爲恆人矣紆嘗持此語告其子弟俾知紆生平

得力於太孺人之訓者爲多後之子孫繼吾志而展太孺人之墓當加虔矣丙申二月十一日紆記

大學堂師範畢業生紀別圖記

光緒三十三年正月京師大學堂師範生五年業畢將告歸其留者曰新師範生曰豫備科生則大感以爲離其羣約日集行者列廣庭區新舊爲曹尊行者爲客留者爲主三揖主人讀頌詞祝客客亦具答詞報主人禮成序登廣堂列筵具繡主客分曹而坐今尙書右丞嶺南李公浙西張公北平袁公湖北錢公常州汪公及紆則位於主客間若儻然堂設高座主人揖右丞登座爲詞勵勉行者於是其次酬答張公獨謂必以圖紀其事曰紆可紆樂吾黨之盛集雖不工於畫然亦無敢陳謝圖成並爲之記曰古者以廣居集羣士惟漢宋之太學爲最盛漢成帝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於是增弟子員亦三千人宋元豐二年令太學士立八十齋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內舍三百人上舍百人綜二千四百人賜緡錢及郡縣田租屋課命曰

學費其盛爲唐明所未有然而有明社事如婁東金沙幾於門左千人門右千人衆亦不後於太學自辛未至辛巳舉天下文武將吏朝右士夫膠庠子弟就婁東門下者幾萬餘人

人姓名俱以金

然頗務聲氣事標榜遂構復社黨籍而咸非今日所謂

大學堂者大學堂制蓋類古太學顧太學以其名而大學堂所治業則務其實立表示信鐘動學者曹進分科受業均新舊學課其殿最積五年毋曠毋輟而皆竟其所業以去嗚呼難矣天下方多事客我者鱗集吾宇登堂求噬吾哉吾國之士非資忠履義務學以與之抗撓勢岌岌且弗保顧不治新學徒慎守其門宇而將以祛客客將愈求進而無藝故 國家日勵士而盛資其學卽欲以所學淑天下於是立師範之科今諸君各懷宿學歸率其鄉與州所責亦滋重矣紆不學辱侍諸君之後感諸君義能愛其曹並能以獎育後進爲己任卽欲進說於諸君亦莫審爲辭謹襲昌黎之送石先生者爲諸君祝曰天下惟有國之人始伸眉與強者耦願諸君詔學者念國毋安其私又祝曰觀成非成惟力之貞願諸君勿以慧鈍區學子慎牖其衷而

而本之以誠又祝曰願郡將連帥勿梗諸君事各抒其所蘊播其州州之秀民咸悅豫與先生遊又祝曰振困起儒惟相與師師道獲昌善類遂多願諸君扶植穉弱而同進於道圖既成廣不逾二尺不能加吾文於其上別具紙書之諸君各有詩韻文辭悉入此卷浙西張公爲之序云

尊疑譯書圖記

夫周秦諸子之爲書也舍揚荀外其說多與儒者抗撓當儒書大昌之日宜諸子之燄燄而弗揚滯且莫申矣乃能騰出幽屏而屢動乎理家之目則其精神凝固亦自有其不可沒滅於世者歟吾嘗盡取其書讀之顧有縱論人天之際或但簡舉其理若迫逐而窮卽之則又未嘗明言其所以然何者恣一人之神思獨造於幽渺之域開有所會則又莫據以自信因亦無以取信於人而聰明至此局矣嗟夫此蓋不母乎名數諸學故其窮理也無程範物也鮮度雖其書能自名於一時卒莫利於後世之尋繹而推窮也自吾交幾道嚴子讀其所譯斯賓塞氏之羣學立巨幹而繁出其

衆枝無待留閒設難抑客而伸主也。玆取獵略炫奇而市博也。揭弊存理循物取驗其歷也有階其嚮也有的該涉衆途窺微取精必使舉世之人知所謂羣者之果有學也羣之有學必闕涉乎萬理萬事而始獲乎羣學之實驗者也。嗟夫此而不母諸名數之學而精其深造之功又安能綜萬理萬事而盡得其實驗耶。尊疑老矣名動乎諸王公相之閒下及海內有志之士無不識有尊疑者而又當朝廷勤求新學之時尊疑宜若盡出其所學以牖發後進顧乃柴車野服往來於京津之閒何其翛然於世耶。夫其所爲學羣耳而人則不能羣於士大夫何也。余方圖卜居於浙西山水佳勝之處尊疑其將以不羣於世者羣我歟。因爲圖以進至尊疑之爲喜爲慨余固不之審也。壬寅八月林紆記。

江亭餞別圖記

侯官嚴子之來京師也。朝之碩臣及錚錚以國士自期許者咸折節爭集嚴子之廬。嚴子愀然若無所增益其身。與名稍與之剗繁決劇申其名理聽者雖微洞於心願。

亦莫能簡舉其詞以括嚴子之所藏也尋嚴子受辟於長沙張尙書領譯事聚海外奇書千數百帙堂室殆滿顧闕外之迹轉稀於嚴子始來之時嚴子莫變其故余獨怪乎始者之鬪進以求異於嚴子久乃審其不能異然則學問之道必不賴乎外張其樊侈爲該涉一接乎汪汪無窮者而轉以自窮則又宜乎嚴子闕外履迹之稀矣余始以爲 朝廷嚮新學嚴子稍出所藏可以飽餉什伯千萬之中國人乃賃廬京師道若隱淪余方進規嚴子之祕其藏而不欲以餉人也及見其急急謀去京師歸食於南始恍然嚴子之不盡其藏甯祕其藏也哉余與嚴子爲誼三世而吾鄉之賢士大夫又傾襟推抱於嚴子而皆痛惜嚴子之去於其行也止而觴之江亭之上蘆柳初茁黃綠參互野水渟爲數湫受日明徹危樓朱闌其中巾服憑高而面西山者則吾輩也沈濤園京兆郭春榆少宗伯張珍五侍御羣倡爲詩和者十餘人余既補圖復僭序以弁其端

秋槩夜課圖記

吾宗黃孺人之孀也有二子長虞賡次純賡吾族兄大媚生時無遺產孺人遂挈二賡依其外家於瓊水之上余每過金墩斜日半池池光上樹暝色將起見虞賡挾書踽踽行田閒問之則云將省其母時純賡尙幼目光清徹衣履雅素吾母恆稱孺人爲能撫其孤也純賡之叔曰大鴻舊與余同學吾母許其忠實大鴻母太孺人病篤謂大鴻曰若他日娶必居世母家事世母猶我也吾母太宜人果除舍以館大鴻夫婦於是黃孺人率其兩子來就大鴻於蒼霞洲新宅純賡始執業余門矣小窗夜分燈火青熒孺人端整據几治鍼備純賡僕而就案執卷呀唔如對師保余謂孺人有古列女之風決純賡學且大就光緒甲午純賡補博士弟子員明年虞賡以疫死孺人日夜哭時吾母太宜人新病亦追慟吾亡弟相嚮嗚咽吾愴然不知所爲慰也其冬十月太宜人捐館舍自爾余累構家難奔走四方比年純賡亦大病幾殆余在杭州一夕忽夢見太宜人景物如在蒼霞故宅時余拜問純賡無恙乎曰其母當抱二孫純賡又焉得死既醒貽書純賡告以夢兆而純賡果愈感念蒼霞舊事書來乞作

秋槩夜課圖嗟夫自光緒乙酉與純賡同居迄今已十有六年聞純賡病起已蓄其鬚而余髮亦數莖白矣松篁板屋白沙流水當時都不省念今涉筆成畫是中猶髣髴聞書聲也庚子六月畏廬記

梅花詩境記

荔城郡治之西偏有小園焉牆東老松拔起千尺鱗鬣奇古外蠹中蠹垂僵矣弗仆稍西則老梅偃其下怒幹突出綴數花其上奇麗若繡微徑曲折隨怪石以轉達於園南之廣軒被瓦皆藤花吾友濰縣張韻舫太守適典茲郡因其軒之舊葺之號曰梅花詩境公退之暇輒哦詩其中以爲陶寫性情者莫詩若也余不爲詩以爲詩之道以自然爲工以感人爲能凡有爲而作雖刻形鏤法玉振珠貫皆務眩觀者之耳目而已而欲感人心廣流傳則未之或逮大抵詩者不得已之言也憂國思家歎逝怨別弔古紀行因人情之所本有者播之音律使循聲而歌之一觸百應迺有至於感泣者若谷風柔板蕩離騷杜甫北征諸作是爾其次則閒適若陶韋之屬俯仰

悠然亦足自抒其樂此卽韻舫所作詩境之詩也韻舫詩高淡寡儔隨物寓意積四
年僅卷許韻舫自以爲不足藏而特索詩境之記於余余謂存境而亡其詩不希千
秋之名韻舫廉也然古人名蹟足以動人憑弔者豈必皆索其物以實之千秋之名
良不以其人歟韻舫治興四年政跡多可紀雖不傳其詩詩境固足傳矣而奚詩之
云光緒丙申三月林紆記

謝枚如先生賭碁山莊記

吳航先生既老甚思其舊所營之山莊將移書遷琴歸臥於是而致用堂諸生咸曰
先生碩德重望舍是莫從得師乃羣聚以止先生先生既留而中心無日不懷山莊
也莊實居九仙之麓東面適當石鼓下聯平疇江色野綠延納窗戶之內吾嘗從瓊
水步歸南臺遠望茅亭出於山椒叢松覆之途人猶識爲先生莊也先生系出晉之
太傅公因名莊曰賭碁嗚乎人觀是名知先生用世之心未嘗忘矣苻氏之銳意江
南晉之兵力未能當也淝水一役太傅以不動聲色勝之先生壯年目擊粵逆之變

感激揮涕亦將肆力中原顧不見用乃發爲文章以洩其憤而意態閑放人莫能測非有卓識又烏知先生之悲哉今之爲苻氏者兇狡百倍于堅時鐵騎突過戈壁止吾塞上且已侵探腹地中原雖完好異於當日江南之被兵而不測之憂殆有過之吾又甚惜先生已老之不能爲國家用也紆近客浙西擬就吾家處士之廬營茅亭以居憑弔宋季江山以抒吾哀顧處士生宋盛時遼餽未熾較諸太傅以兵力支殘晉仕隱固自不同而幸不爲虜則一也然則先生與紆同處今日宜紆於先生之莊益不能無所惓惓矣

浩然堂記

紆以光緒戊子讀書龍潭精舍越壬辰秋始築堂於精舍之後圃以祠孟子曹于南茂才取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義名其堂曰浩然紆聞諸于南圃舊爲孟子祠基道光十四年圯於水祠廢圃鄰宋陳忠肅公廟後住僧涵園其中雨過泥濘沒髀銀杏一株亭立如蓋鷓鴣夜鳴其上紆五年足迹不一至焉辛巳春堂成乃樓其左館其右

紆自名樓曰醒樓館曰風篁館蒔竹無慮百數更築亭北嚮居梅花中名曰填詞亭
以余暇日常填詞於此也圃之大不能一畝堂焉亭焉樓焉軒焉微隙之地梅焉竹
焉蕉焉杏焉曹子其善於位置矣春夏之交穠綠掩映窗戶之間積書滿榻若有奇
景接於几席其冬門人嶺南劉遂予少尹永祺爲余更築畏廬於堂之右偏植梅柳
數株以去余明年亦將遠行于南請余記斯堂之緣起且曰他日歸時君手植梅花
當踰牆尋丈矣余悅其言之祥也爲作記鐫之壁間

畏廬記

不燭而行闇不侶而處獨其人恆鬼之畏然而遇醉與倦者毋畏也延吭以俟刃據
鑊以受烹其人恆死之畏然而悍賊劇盜毋畏也天下惟鬼與死常足以怖人而心
弗存焉與亡其心者泣之恆若無事然則無畏之非難深知所畏而幾於無畏斯難
矣深知所畏而幾於無畏事不在變而在常用不在氣而在志持虛枵之氣矯高厲
之節時命適稱其人亦可以權爲君子不幸者重名在前美利在後鄉黨譽之朋友

信之終其身無聞過之日矣夫據非其有而獲重名美利鄉黨譽之朋友信之復過不自聞而竟蹈於敗天下之可畏者孰大於此且天下之所謂君子者亦可權而爲之者耶惟無畏過自治之心矯厲粉飾匿瑕護垢冀以終存其名不淪而爲僞亦稀矣處常而不虞日漬於世俗之論說初志浸懈而見奪於是終身常畏人終身畏人之人亦非吾所謂深知所畏而幾於無畏者爾余行年四十檢身制行不足自立出觀鄉黨朋友之間間有譽而信者吾亦甚畏其淪而爲僞也因築室於龍潭浩然堂之側顏曰畏廬并記以存之庶幾能終身畏或終身不爲僞矣

蒼霞精舍後軒記

建谿之水直趨南港始分二支其一下洪山而中洲適當水衝洲上下聯二橋水穿橋抱洲而過始匯於馬江蒼霞洲在江南橋右偏江水之所經也洲上居民百家咸面江而門余家洲之北湫溢苦水乃謀適爽塏卽今所謂蒼霞精舍者屋五楹前軒種竹數十竿微颺略振秋氣滿於窗戶母宜人時之所常過也後軒則余與宜人

聯楹而居其下爲治庖之所宜人病常思珍味得則余自治之亡妻納薪於竈滿則苦烈抽之又莫適於火候亡妻笑母宜人謂曰爾夫婦呶呶何爲也我食能幾何事求精爾烹飪豈亦有古法耶一家相傳以爲笑宜人既逝余始通二軒爲一每從夜歸妻疲不能起余卽燈下教女雪誦杜詩盡七八首始寢亡妻病革屋適易主乃命輿至軒下藉鸛輿中扶掖以去至新居十日卒孫幼穀太守力香兩孝廉卽余舊居爲蒼霞精舍聚生徒課西學延余講毛詩史記授諸生古文閒五日一至欄楯樓軒一一如舊斜陽滿窗簾幔四垂烏雀下集庭墀闕無人聲余微步廊廡猶謂太宜人晝寢於軒中也軒後嚴密之處雙扉闔焉殘針一已鏽矣和綠猶注扉上則亡妻之所遺也嗚呼前後二年此軒景物已再變矣余非木石人甯能不悲歸而作後軒記再媿軒記

光緒辛丑余始客京師獲晤今禮部侍郎郭公於榕蔭堂公門業至盛風度凝遠雅有道素顧一見器余因數數吟集於是堂之上越明年壬寅冬以書抵余言庚子亂

前與公對宇而居者光祿龐公也光祿審京師將亂豫移病去公媿之自署其軒曰
媿龐尋以尊甫穀齋先生有觀察金衢嚴三州之命公南下省觀觀察公於三衢
請上疏留養觀察公不許旋朝命拜公少宗伯公自以無所獻替茲再媿矣請余
以文記其軒曰再媿軒嗟夫身爲大臣而恒自引媿其心迹必無甚媿者也方余客
越中時觀察公館於城西之三橋址春秋佳日余得以鄉里後進見邀與觀察公遊
於湖上顧觀察公之爲人處困未嘗冒干臨難不希苟免其視古大臣無媿也今侍
郎以觀察公之命更爲國家致一日之力甯便媿耶宋岳珂爲少保之孫自名所
箸錄曰媿郊錄樓宣獻堅正稱於南宋自名則曰攻媿主人二公學行文章炳於宋
世必無所示媿者意江南一隅強金壓其北羣盜時時發於境上中原淪爲異域兵
力單外內政不修而聖湖之瀕笙歌徹曉大半均朝士也二公感憤國仇又不能明
言以息衆謹因託媿於其書與名耳嗟夫二公之媿其果如是也則余亦可釋然於
侍郎之媿其軒矣

聽水第二齋記

龍泉山在大小妃山之東有小雄澗山水越出前匯於小雄溪溪石正白如玉色矯立倚伏巖翠倒入照影寒慄石路宛曲直通巖扃則元王用文友石山房故址在焉今閩部螺江陳公築聽水第二齋於此公舊有齋於石鼓之國師巖齋成榜以今名別於石鼓也余再至方廣乃未遊龍泉比者公被 朝命至京師出所影圖八方視余亂篠叢篁盤巖折磴齊簷翼然凌出萬綠之表飛瀑千尺湍白濺沫下趨蕩爲煙雲者或卽所謂仙巖二龍潭耶余目眩神奪太息公之優游於林泉者二十六年全閩之山水若專於公之身今蒼赤環起而累公公其尚能眠狎蘿薜摩弄松栝屏世事於弗顧吾固知公之不忍爲此也昔者溫公居洛十五年久不審有枚卜之事今公之沈寂於鄉黨貶素自立去溫公家居之年增其十有一焉烏知夫朝廷念公舊日諫輔之勳優詔徵公公雖甚有愛於其齋固將勉起爲朝廷來也夫淪放林壑之間賤者之事也余三年居杭南北諸山履屐靡所不至而吾鄉龍泉勝概乃不一窺

吾足今當儲買山之錢歸就公齋之次結團焦而居其又洗耳聽公居朝之忠概且必風鯁如前二十六年時則余山居之樂甯有窮歟既以意爲圖贈公與公所影者無一似焉因爲記伸其作圖之意所記初不屬圖也閩縣林紆記

游方廣巖記

由陽岐江水行四十餘里至赤壁瀨巖石屏立水際石面多正方其上雜樹蒙密苔承其裂文瀨淺水涸小舟挽而始達月上至葛嶺行篁竹中四里許塗徑陡絕密箐受月勁然不見其根過鐵壁巖渡木梁草漸深徑漸紆百息始及天門樹雜峯背月影弗達所過石刻乃弗盡遇入側身門循巖石三轉而天泉閣見矣登閣拊闌而坐珠簾適當簷際隨風飄灑下墜深綠可二十餘丈奇石侶踞泉穿罅而過匯於洗鉢池琮然微聞其聲閣之右壁狀如削竇小竅於石腹卽所謂靈羊洞也石皴絕類北苑而珠簾泉脈乃出其上其左壁高大如之石紋圓勁似王耕烟臨黃子久巖據二峽而橫幕其巔絜趾架樓憑高而洞居前亘蒼山以當北風故巖之居盡冬常煖焉

巖上石華鍾乳之屬歲久凝結斑駁咸有所肖惟龍尾泉一道細點滴瀝經歲弗涸足異焉夜宿閣上微風起於楓枿之顛和以泉溜終夕清越可聽晨起度舍身崖尋泉源見巨石經畝若剖臥鐘之半平置巖頂水漫其上約其流趨鐘紐而下蓋石狀凹而銳前洩泉處執微窪因風灑析散而爲珠簾也坐久雲起余患失道乃躡木梁下出天泉閣至洗鉢池踞石上聽泉彌日欲訪半雲亭希隱巖以雲盛路狹不敢卽窮遊三日得詩六首紀之閣上時光緒庚寅十月七日同遊者爲鄭舜臯曹于南陳林二小生也

遊棲霞紫雲洞記

棲霞凡五洞而紫雲最勝余以光緒己亥四月同陳吉士及其二子一弟泛舟至岳墳下道山徑至棲霞禪院止焉出拜宋輔文侯墓遂至紫雲洞洞居僧寮右偏因石勢爲樓周以繚垣約以危欄據欄下矚洞然而深石級濡滑盤散乃可下自下仰觀洞壁穹隆斜上直合石樓石根下挿幽窈莫竟投以小石琅然作聲如墜深穴數武

以外微光激射石隙出漏天小圓明如鏡焉蝙蝠掠人而過不十步輒中巖滴東嚮
有小門絕黑樓而始入壁苔陰滑若被重錦漸行漸豁斗見天光洞中廓若深堂寬
半畝許壁勢自地拔起斜出十餘丈石角北向壁紋絲絲象雲縷有泉穴南壁下蓄
黛積綠澌然無聲巖頂雜樹附根石竅微風徐振掩苒搖颺爽悅心目怪石駢列或
升或偃或傾或跂或銳或博奇詭萬態俯仰百狀坐炊許出洞飲茶僧察余方閉目
凝想其勝將圖而藏之而高嘯桐林子忱突至相見大譴命侍者更導二君入洞遂
借筆而爲之記

記雲棲

五雲山之大不能窮也可至者山西北之雲棲塢耳戊戌四月十日同李拔可鄭稚
星林晚翠命輿沿江干行過六和塔至梵村右轉入竹逕道側小碑署曰雲棲萬竹
掃天中無雜樹幽閒露微逕青溼如新過雨泉聲瀲灩瀉竹根而下小溪宛延抱竹
南逝叢葦覆翳不知其流所極竹斷處見天如覆盂不半里風篠作聲又入幽閒中

矣竹身大可盈握細葉觸風仰見碎光搖動者天也洗心亭面北而構寒泉前渟如鏡細藻繁迴水底縷縷可數泉脈西來絕駛墜落其中如鳴珮環一徑北趣入蒼碧中始見雜樹或篁或杉或榿楠之屬交植不辨柯葉惟宏師塔前巨杉四編竹護其根直上無際中蔭小亭御碑存焉更數十武始至寺

記九溪十八澗

過龍井山數里溪色澄然迎面九溪之北流也溪發源於楊梅塢余之溯溪則自龍井始溪流道萬山中山不隕而塹踵趾錯互蒼碧莫辨塗逕沿溪取道東瞥西匿前若有阻而旋得路水之未入溪皆號曰澗澗以十八數倍於九也余遇澗卽止過澗之水必有大石亘其流水石衝激蒲藻交舞溪身廣四五尺淺者沮洳由草中行其稍深者雖渟蓄猶見沙石其山多茶樹多楓葉多松過小石橋向理安寺路石尤詭異春籜始解攢動巖頂如老人晞髮怪石摺疊隱起山腹若樹若几若函書狀卽林表望之滃然帶雲氣杜鵑作花點綴山路巖日翳吐下山已亭午矣時光緒己亥三

月六日同遊者達縣吳小村長樂高鳳岐錢塘邵伯綱

記超山梅花

夏容伯同聲嗜古士也隱於棲溪四。余與陳吉士高嘯桐買舟訪之約尋梅於超山由溪上易小舟循淺瀨至超山之北沿岸已見梅花里許遵陸至香海樓觀宋梅梅身半枯側立水次古幹詰屈苔蟠其身齒齒作鱗甲年久苔色幻爲銅青旁列十餘樹容伯言皆明產也景物淒黯無可紀余索然將返容伯導余過唐玉潛祠下花迺大盛縱橫交糾玉雪一色步武高下沿梅得徑遠馥林麓近偃陂陲叢芳積縞彌滿山谷幾四里始出梅窩陰松列隊下聞溪聲余來船已停瀨上矣余以步船人以水沿溪行路盡適相值也是晚仍歸棲溪遲明復以小舟繞出山南花益多於山北野水古木渺瀰滯翳小徑歧出爲八九道抵梅而盡至乾元觀觀所謂水洞者潭水清冽怪石怒起水上水附壁而止石狀豁開陰綠慘淡石脉直接旱洞旱洞居觀右偏三十餘級及洞口深窈沈黑中有風水蕩擊之聲同遊陳寄湖滌寮兄弟燕苔入

不竟洞而出潭之右偏鐫海雲洞三大字宋趙清獻筆也尋丁西軒父子石像已剝落詩碣猶隱隱可讀容伯飯我觀中余舉觴歎息以生平所見梅花咸不如此之多且盛也容伯言冬雪霽後花益奇麗過於西溪然西溪余兩至均失梅候今但作超山梅花記一寄容伯一寄余友陳壽慈於福州壽慈亦嗜梅者也林紆記

遊西溪記

西溪之勝水行沿秦亭山十餘里至留下光景始異溪上之山多幽蒨而秦亭特高峙爲西溪之鎮山溪行數轉猶見秦亭也溪水溲然而清深窄者不能容舟野柳無次被麗水上或突起溪心停篙攀條船側轉乃過石橋十數柿葉蒼變秋氣灑然橋門印水幻圓影如月舟行入月中矣交蘆庵絕勝近庵里許迴望溪路爲野竹所合截然如斷隱隱見水閣飛簷斜出梅林之表其下砌石可八九級老柳垂條拂掃水石如縛帚焉大石橋北趣入烏柏中漸見紅葉登閣拜厲太鴻栗主飯於僧房易小護繞出庵後一色秋林水淨如拭西風排竹人家隱約可辨溪身漸廣翳望一白近

溫水矣。溫水一名南漳湖，葦蕩也。蕩析水爲九道，蘆花間之隔蘆，望鄰船人，但見半身帶以下蘆花也。溪色愈明淨，老檜成行，可萬株。秋山亭亭出其上，盡檜乃趣餘杭道。遂棹船歸，不半里復見蘆庵。來時遵他道，紆歸以捷徑耳。是行訪高江村竹窗故址，舟人莫識同遊者爲林迪臣先生、高嘯桐、陳吉士父子、郭海容及余也。己亥九日記花塢。

行西溪未半，至吳家湖頭登陸，可三里所入花塢矣。塢以多花名，余來初不見花，一徑絕窄，出萬竹中，幽邈無窮。厓下多沃壤，盡以蒔竹。小溪宛宛如繩盤出，竹外溪次有微徑，兩三道咸陰沈，上沮白日細草翠潤，香氣蕪勃，稍南多杉，霜皮半作深紫色。雜立竹中，紫翠蕩漾如垂湘簾，路斷輒支石梁，潭水出其下，爲小石所沮，淙然作聲。潭中生石菖蒲，小魚出沒蒲根，涵虛若空遊，或聯隊行，或否藕香橋，景愈幽麗。路右趣至潭而畢，過橋乃得路，深綠間出紅葉，人聲閭然，畫眉之聲始縱，茅庵十九處，不相襲，各自爲構，或砌小石級狀若修蚓，入雲莫窮其端，或疏籬當竹，梵唱琅然，或

銀牆沿竹牆盡不見門宇柴闌乃背臨溪上步武錯迕窳然而深廓然而容皆因竹爲曲折也白雲堆斗絕左倚深叢右臨枯潭樵步出沒瞥如猿狖小庵當羣松而門庵後四山合沓時出雲氣彌望皆竹風過籟發蕭然不類人境僧言花塢路止此矣同遊者十人楊寶臣先生年七十最健約余爲後遊余許以明春來看新竹因借筆紀之僧壁己亥九月十日

湖心泛月記

杭人佞佛以六月十九日爲佛誕先一日闔城士女皆夜出進香於三竺諸寺有司不能禁留湧金門待之余食旣同陳氏二生霞軒詒孫亦出城蕩舟爲湖游霞軒能洞簫遂以簫從月上吳山霧靄溟濛截然劃湖之半幽火明滅相間約丈許者六七處畫船也洞簫於中流發聲聲微細受風若咽而悽悄哀怨湖山觸之髣髴若中秋氣霧消月中湖水純碧舟沿白隄止焉余登錦帶橋霞軒乃吹簫背月而行入柳陰中隄柳蒼鬱爲黑影柳斷處迺見月霞軒着白袷衫立月中涼蟬觸簫警而羣噪夜

景澄澈畫船經隄下者咸止而聽有歌而和者詒孫顧余此赤壁之續也余讀東坡夜泛西湖五絕句景物淒黯憶南宋以前湖面尙蕭寥恨赤壁之簫弗集於此然則今夜之遊余固未襲東坡耳夫以湖山遭幽人蹤迹往往而類安知百餘年後不有襲我者甯能責之襲東坡也天明入城二生趣余急爲之記

記水樂洞

咸淳臨安志水樂洞在煙霞嶺下然余遵石屋嶺剛三里亦至中春草木敷綠彌望蓬蓬跨小阜始聞泉聲泉出洞抵大石反激噴沫碎白仰沸其聲泡泡然余以爲泉之抵石皆有聲也此何由獨以樂名俯瞰之淵水積其內左偏更一穴土稍燥可步右轉與水洞通水洞勢窪泉脈激瀉奔穴而左偏地稍高耳少入漸深黑不能容人石勢高下爲階級狀再入則斜列如筆柱齒齒然泉平齒始外達按齒遞瀉幽細如鏘風琴隕目癡立乃可辨然陰冷砭骨三月御重棉莫禦也吾聞洞爲宋楊郡王別業賈秋壑以厚值得之疏壅導瀦節奏乃自洞間出今淤塞又數百年無濟之者其

聲之幽細殆畧存水樂之意云

紀西安縣知縣吳公德瀟全家被難事

嗚呼自義和團訂於畿輔天下洶洶爭以黨殺西人爲能一二當路復養成其毒藉以祛除外患不知吾華虛實已爲所規軍無後繼合列強之力以掙一國舉以亂民爲責言以理則詘以勢則屺禍機至明而懵懵者仍用以快一時之意而吾友筱村吳公之難作矣公執理而抗不徇私請以阿其上監司某憾之次骨西安積穀無見糧糴穀之款悉儲之豪右家公以籌資之勿令吞蝕豪右又怨之有羅楠者素健訟勾結胥役舞文漁食於其鄉里公廉得實峻誣之於是豪右蠢役咸附羅楠有都司周之德者與羅合謀日圖不利於公會江山事起土賊萬人以仇教爲名藉之攻剽邑中西安人咸欲應之公謂北事未定洋人必不宜殲亂民譁動斥公右洋人殺公之謀遂決六月念四日公至監司署計事出羅楠合數百人劫公入告監司令以通番罪誅之監司憾公不救抗言吾力不能逮及爾自治可爾羅姓乃縛公於監司轅

門鏃公鬚髻且盡以利刃攢刺洞腹死公罵不絕口監司立堂外視公死乃入是日並殺六洋人一童子剖腹未殊拖腸匍匐地上兩時許始絕公子仲韜馳哭尸下又殺之羣賊守縣門殺公家四十餘口始定胙公篋得康有爲書監司大喜以爲通賊情真誅之有名嗚呼康有爲嚮至杭州一老司官耳遍謁當路孰不與之款接者乃用康氏未獲罪以前之書陷公滅門之禍然則譚復生六人之獄何不聞朝廷錄其妻子耶賊擅殺縣官而長吏反附被殺者以刑憲國之失政莫此爲極聞公老母幸存乳下尙留一穉孫未知能輾轉至杭州否耶公性至孝博極羣書以不能善事長官縱容胥役以及於難吾無力不能直之於朝撫其事附之吾書亦以識亂世良吏之不可爲也哀哉哀哉

書楊孝子誅仇事

楊孝子滂閩縣之龍柄鄉人父某見戕於族人俊孝子訟之九年時有鄉居進士某左右俊乃不復論抵會赦得出孝子號泣思狙殺之而俊躄捷善鬪累嘗不得近乃

長風子集
卷之六
以刃自隨又二年始遇之族父家孝子遽以刃進俊疾格刃脫腕而飛俊更拘孝子創甚謀俊乃益劇一夜偵俊飲於許氏歸途出狹巷中孝子被髮焚香向柩而哭合從弟四人俱出遮俊俊被酒遠巡蹈孝子伏中伏發俊以手格刃斷指猶健進時微兩滑逕孝子與俊俱仆俊伏孝子上孝子呼曰衆來伏吾上者仇也但斫勿刺衆交刃之俊死孝子無恙余曰狹路堪仇主客皆仆衆多刃集能以智自全仇仍得復神識之湛楊子可用以行軍矣

書顏屠之婦

顏屠之婦佚其姓其始倡也笨醜不能勝歌舞乃謬爲恭儉以自振年四十而始從屠屠食指十數先娶婦死已有子女不母而自相暱亂髮垢頤就竈而食據闥而寢屠病之迎婦而畀以政婦至且不視屠之子女履堂見糠屑咤曰糠也箕拘之狗牢積陳飯被水腐矣曰粒也漉之壁三篝燈命去其二夜則使其子女捫索牀寢漸米於釜多其漉而噉之勿令稠且厚屠親戚慶弔之事至不敢聞諸其門卽聞亦不答

歲集其羨示屠曰此吾力所羨者也屠大嬖之一惟其言之聽而屠之兄弟子女親屬益困相引於暗陬而泣婦不之聞屠亦不之顧婦食已輒寢狗不得食而狂喫屠之子仆其一其一救之又仆家人大集狗乃去婦聞噪聲於房曰逐狗勿覆吾盃而敗吾漿則亦竟不出視非不視其子女懼將見創而藥藥重則錢耗也屠之家有病者呻者歎者詛者寒而慄飢而啼者婦目若瞑耳若塞而粟嬰齧頤深夜畧動輒能覺之婦私計衆叛已固折之則自屈於詞乃僞盲且聾握鑰而坐錢終不出然時通其外家實珍饌於橐閉戶瞰之體日以碩對屠仍糠覈也一夜火發婦既癡肥又擁錢籠不卽出遂焚以死屠與子女皆走免此曹子于南爲余言者余曰嗟乎受人之聘治其子女而惟財是靳至狗喫其子各藥而猶不與則謂其無恩也必矣家之有子女猶國之有百姓用人者率皆以吝財爲賢吾恐其相引而泣於陬者多矣

書葫蘆丐

葫蘆丐不知何名自呼曰李仙其衣甚博且詭行乞於市恒荷大蘆葫得錢必就肆

飲既醉散餘錢於路令羣兒爭拾之以爲樂笑丐所至兒童百十成羣尾其後市人苦擾輒多予錢趣急去以故丐所得恒十倍於常丐甚信而能書市人操百錢令丐署券約經年勿至丐諾則終不背約每執筆向北叩首者三大書曰吾主光緒皇帝某年乞食臣李仙書或問以顛頓至此何由尙念 皇帝丐曰吾無功日令百戶之人供我醉飽有司不以爲罪此 皇帝寬典也夫今之作邑者取醉飽於一邑作郡者取醉飽於一郡其無功與我埒耳吾惟無功而恥食於百戶之人乃愈不忘吾 皇帝也識者曰丐其有道者也或曰丐嘗爲吏憤其上之所爲務取利而無恤民隱乃詭爲此狀以示諷二說也人莫能決林先生曰行乞而懷國恩丐非常人也然必詆官人者以爲其類使彼變業爲仕宦且受話取謫繼以刑禍求復於丐不可得矣今得逞志於市人殆蒼蒼者憫其愚而欲全其天年也世有傷時而得禍者吾又甚惜其不託丐以自隱也

書鄭翁

鄭翁年八十四廢其左足苦臭蟲穴榻延幔連移夏夜莫得卽枕晨見僵蠅於地蟻聚嘯之乃大喜將求蟻以嘯其蟲揚糖屑於地引及其臥處大饗蟻蟻果大至道緣沿鬚循髮皆蟻也而翁之擾彌甚將力起以清其榻遽撲地死余聞而憐之夫蟻之甘蠅死蠅也臭蟲之狡倍於蟻蟻力安足制蟲且蟻又何知焉者而引據沈席之上蟲弗靖而增蟻之擾嚮翁若不用蟻自衛翁詎撲哉天下託衛於非人而適亡其人

之手甯鄭翁歟甯鄭翁歟

府君佩刀銘

刀長五寸九分廣寸四分柄長三寸四分購自歐西三十年未嘗磨礪弗鏽弗鈍紆寶藏之輒時時自隨嗚呼府君手澤垂盡存者獨此刀矣方吾懷弟耀客死臺灣時紆卽日赴其喪舟過乾豆江江絕駛他船皆手握帆繩令轉側就風紆舵人大醉繫繩死處隔江風迅解繫不及舡幾覆紆倉卒出刀斬繩帆脫舡得全嗚呼微府君遺刀紆安得遽脫於險今乃愈感吾君翼其不肖之子雖爲神靈猶若追逐而拯護之

也敬謹拂拭藏示子孫並爲銘曰

挺而不鉤載匣其鋒匪霸匪黨惟義之從吾憾國仇宿痞在胸媿對吾父淪生非忠
用遺子孫勉爲士雄行氣必肅任難必躬永永寶用勿忘祖功

先母陳太宜人玉環銘

右玉環一亡弟秉耀以五金購得之臺灣耀喪歸太宜人啓膝得環泣曰此吾耀所
寶者吾御環如日見耀也環半週赤色輝輝然澤也俗言老人血充則所御之環澤
紆每侍太宜人膳恆目環太宜人語環必及耀紆自爾不更目環也太宜人疾革以
環賜亡妻劉孺人孺人方爲太宜人服斬病環亦弗敢御紆問環所在孺人曰吾腕
瘠不勝環且環賜自吾姑防脫腕碎環也已敬藏之今吾妻又亡矣一日理舊匱環
赫然存追念吾母生時爲亡弟寶此環而吾妻又寶吾母之遺重裹而藏今見環感
念吾親並及吾亡弟與吾亡妻也泣而爲環銘曰

環日親吾母之腕吾親母之日未抵環之半環乎環乎惟汝知吾憾

賈誼董仲舒劉向贊各一首 並序

自吾有知覺知讀書卽喜誦賈生之言以爲志大而語偉及身不行及其後則皆驗仲舒欽崇天道對策多懼詞得儒者之意爲多劉向嫉惡甚於二子然其發石顯之奸知王氏之禍較之二子用心初亦無甚愧焉三子均不遇於漢而賈生劉向語尤憤激吾則以爲少過矣夫董子兩事驕主身賤而道不行今讀其所爲書若未嘗有憾焉者豈其所挾持不如二子之大耶抑其氣之不勝耶亦以儒者之進退天也憂世之不治可也憤世之不吾用不可也吾觀賈生王佐之才竟侘傺以死劉向抗言數對獄吏其氣爲不可及矣皆濟之以董子之養則庶幾乎君子之道矣因綜三子之行事各係以贊義取其相濟也

撫壯棄穢賢乃不滯賈生蓄奇載蹶漢世浮沅涉湘披拂蘭蕙痛哭非狂遷轉亦勢傷哉高逝忍則有濟

右賈誼

主父之喙如沸蟾蜍媿媿廣川匪狂匪驕磯水則聲標炭易銷秉心養術雍容衰朝
退而著書高詠媿媿

右董仲舒

懸布再撲劄而復起惟奸是去吾懷劉子洪範契天世頌悼已靡所止疑云如何里
危行言遜庶近道矣

右劉向

告王薇菴文

維年月日林紆崇酒於觴登肉於俎謹頓首頓首告於吾友薇菴先生之靈曰嗚呼
余之交誼猶有餘人以及君者余之哭君亦將少殺而不如是之悲也余有所言
忌者譁其狂也余有所鬱伊而不平謗者謂余戾於時而憤其不得名也咽而不呻
則昏然如醒於時必過君而鳴之君語余起君語盡而余喜以余之狂悖頑鈍君數
語輒能感之則君之德量余又能測其所至耶嗚呼士當貧賤坎壈之日親戚之形

神不接知交見而奔避於此有人扶之攜之雖僧也屠也吾猶侶之而況躬孝友之行負文章之名愛我以德接我以禮感我以情者耶憶戊寅之間君館余於家君別出館於史氏數日必歸歸必把余之手而談時雨盛屋穿數易其座滲隨及之君與余方縱談世務傾吐肝膽怡然有得而各忘其貧余自是益服君且悅君之良於處家歸告吾母未嘗不交相歎息也是年之秋余愛弟炳耀客死臺灣吾母慟哭幾絕余神志驚亂不知所爲明日君始得耗至則持余而泣不出一語蓋自知非言辭之功可以遺余之悲也而余亦知君有無窮之言至此必不能得其要領而足以止余悲也嗚呼痛哉余喪吾弟之七年始哭林衡甫今年再哭吾師朱韋如先生不三月而又哭君骨肉之痛師友之戚十年之中已歷其四矣方君呻吟於牀第之間聞余足音已自起立旣以慰余之憂又數趣予背誦其近作微有所愜則啞然而笑數笑而氣不續而君不恤也嗚呼君意余知之矣蓋日望余學業之進而釋君望余無窮之憾也世非骨肉之愛有如是耶且君有孤而不余託君有隱衷而不余告旣死乃

得諸嫂氏述君之言曰若勿怖余死彼林某者固能善處若子也嗚呼余何人哉乃辱吾友見信至此耶夫君子我徒君卽不言余敢漠視乃君不屬之余而屬之夫人屬夫人甚於屬余矣君子十六余子十二次亦九歲明日當令此三人相視若弟兄君子而才惟君之德君子不才惟余之罪余求不負初心而已成敗非余所能料也嗚呼哀哉余哭而君不聞余號而君不嚙然余固願君不聞不嚙得以自安其靈不然恐將因余之哭與號而增其悲懷也尙享

祭陳氏姊文

維年月日同產弟紆及從弟乘華謹以時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告於陳氏大姊之靈曰嗚呼母最念姊姊目遂瞑短髮顫聲猶造爾靈在昔喪弟母咽弗呻今復哭姊我心如醒人哭所親必遂其情我防母聞無敢縱聲爾階爾堂爾櫛爾巾乍過未思若有其人思之忽號萬刺叢生嗚呼哀哉我蒙而窆姊次適長以力佐母二饋所仗我餒而啼姊泣莫仰我晨趨塾姊送之門沐櫛我髮蔽綴我禪惟姊是依事姊猶尊

姊嫁卅年五喪在殯今亦喪姊魂裂魄震死果泯泯吾亦何念瀕危呼我載相我面冥冥萬年慘慘一見嗚呼哀哉總帷振風秋鐙斂耀生遂死安於姊何弔顧瞻我母日淮哀悼相母勿悲惟姊之孝尙饗

告周辛仲先生文

維光緒癸巳年二月五日孝景先生周君既卒之二十一日同社林某及某某謹以時羞之饌薦且泣而告之曰嗚呼遠吾而念吾吾知君之思也近吾而不吾訣吾知君之悲而不質言也君且死不忍訣君朋友以其言以言之將以滋朋友之悲也嗚呼吾諸人甯不知君之心又甯能喻君之不忍因是而不悲耶憶光緒戊寅吾始交君甲申海上變起主兵者諱敗而入告君怒約余下狀陳懇遮太保文襄公於馬前退而顧余曰不勝赴詔獄死耳時主兵者勢盛同輩咋舌君目光如炬縱談敗狀未嘗有所顧忌余偉君忠義謂異日必且死大節洎庚寅君果構難於彰化城二月至京師與余逃入賊諭降累死不屈事甚悉吾謂君之功且得獎乃見構羣小間關道

路性命之不保其間不可容髮嗚呼邪說之害公讒諂之蔽明甯自今日始耶知道之可以自勝知禍至不可以常理格雖阨於小人無憾耳吾獨怪乎太先生之盛德君之慈惠已有四男撫棺而慟者曾無一焉方庚寅報罷與余同歸長公子已前病吾與高君嘯桐造視公子君置藥銚其前曰昨兒病吾周夕未睡耳公子殤吾復與嘯桐挾君過李次玉家童子數人造余膝而語吾察君不言意甚索然假他事麾去之私計太先生之盛德君之慈惠必更當有子而不意君卒以從子嗣也嗚呼傷哉吾始哭君於寢退執孝子之手觀其容木然若追其所亡慙然若無所自容噉然而號聲引而若嘶心識其能哀矣自今以往君之門戶其有託矣獨君之朋友聚則輒悲語君之不偶則尤悲明日得君之遺草而治之循其聲懷其人恐其所以悲君者無窮期也尙享

祭宗室壽伯弗太史文

維光緒庚子閏八月某日吾友伯弗先生暨其弟仲弗殉節京師後死友林紆率門

生陳希彭以斗酒隻雞爲位哭先生於孤山林社中並爲文以祭之曰肇造區夏維
我太祖隕社發祥螽斯之羽天潢十葉及侍郎某節趨廉貞邈漢李杜紆及公門
歲在壬午計偕禮公梅花列廡退面公子期君純仁纍纍昌辭秉心忠肫厲節爲秋
煦人如春一語見契遂誓生死柴車均憑同載過市四月昆明蒲芽被水穹橋虹偃
矗天百齒萬柳界隄我息君俟炙羊海淀就屠乞紙洒爲新詞據案互視六年三接
吾師已矣慟哭聖廬弔君兄弟哀以義深終食累唏君抱遺書將我校理我懷亡師
乃圖慕祀弔車十七自南泡始塘水晴碧棗花礙履墳草初宿愴喟成禮吾羽七鐙
見君輒喜戊戌之春君登翰林我聞君捷如酌夙心同舍高生聯軫相尋圖菊示意
花開秋深鵠尾之雲忽湊東海腥流闕里孔林見駭公車待詔萬士譁怪上書踵接
詣臺若丐余及高生槐陰閉房高生具草其詞洋洋首請罪己屯兵儲糧先求內治
再圖外攘書成視君君自毀藁署名吾後呼車上道臺門靜深壞堂生草老隸垢面
猶怪如獠南風起塵黃蔽穹吳鞠躬候門吹壺盈抱大夫視狀腑焦騰燥斥還所司

詞語顛倒吾欲抗辯君不謂然百年積猥蔽忠塞賢激水非清善刀則全長安春陰
柳棉僂僂迴車敍別遂辭幽燕天佑 聖清相我 皇帝 聖怒如霆排幽攬翳雄
圖遏遠莫敢狂獬君官太史召對南齋持節海東將窮歐西甘露變生內討訓注讒
聲結雷忠血吹雨天下鉤黨儒冠兇懼覆巢破卵禍且及女撲面北風日夕待赴兩
牋吉存備見情懷洪流獨捍弗失故步養癰三年盜窟京畿挑邊市怨授敵以資胡
星墜燕喋血伏尸猶鷄犯闕鬼雨飛衢獄急鼉錯譜行袁絲不面君顏隱悉君悲維
時榮宗鬼遣明月羣妄謾天公道夷沒十六宅門膏斧齒慘慘蛇雲名帥再蹶金
闕烟塵 車駕播越君念原廟詎忍獨活邸抄驟傳果君殉節驚咽欲暗駭踵成蹙
冀君未死幻想遼闕念君既死腸胃傾軋君不可死死曰棟折君卽不死詎曰非哲
嗚呼哀哉燕雲飛飛下爲君廬梧桐兩三間以棕櫚巷水成湫當門礙車我常造君
黃梁新蔬間出饅糲佐我朝餽藤花將糖苞餽弗濡被酒論事國售爲虞出話非祥
乃終踐歟嗚呼哀哉排門悲風落葉紛紜弟兄叢哭憂心如醺閉戶調藥旁非朱雲

弟殉妹從天地愁昏一門五忠就圃成墳嗚呼哀哉君子殉國朋友何愴悞君弱息甫離襍祿天佑忠孝必翼以長吾哀匪匪未敢慨慷祭君林社孤山之上忠魄相愛必見靈爽柳焦欲髡湖渴成蕩萬痞積胸百哭敗噪至哀莫罄伏惟尙饗

祭故太常袁爽秋先生文

維光緒辛丑月日 誥封資政大夫原任太常寺卿桐廬袁公忠櫬歸自都門後學林紆合生徒二十人以清酌時饘之饌昭告於公之靈曰嗚呼雲火孕劫蕩雨萬軸怖刀入藕前僵後伏祆黨贗猛吐霓翳日狂山捍胸捫天如漆脩龍口燎苞輝莫出萬虺羅首饒吻翕闐鳩類集族凶力齊一百聾一昭幽主明客我公悚憚知事弗臧智局既彥衍衍對揚天聽垂移狡衆復昌肆其醜圖窟此通穢竇望舞筆遁外糜內錦股帕首繞闕嗥吠琢斲畿輔膏節流離少康逐犬澆幾罹之嚴符切勒養癰弗治劍龍夜叫堂升蛇龜鳳凰關戟翻爲賊麾公愈離蠶夜白其髭三疏畢議婞直厥詞謂此凶蠹實託樞近妖夫是臧皇綱斯紊挑鹵非策蓄盜難訓勿務檻塞乃釋邊忿

蜂蠅斧螭斨天大喧謂公懷諷叫吼狂奔効繫侵辱亂阱不門獄獄尙書力排天閹
侃侃侍郎載懷國恩大忤權相趣赴詔獄三忠同桎獄火縮綠素秋勁風市塵雲高
宣 詔論決家衆奔號談笑出獄神儀弗撓珠璧蔭映柴車宮袍公之死忠 天顏
不怡既盡鼃錯旋侈袁絲雷霆乍過雨露遂沐隆寒甫弛炎景載煥冤酷大伸海內
咸服嗚呼哀哉公靈有知必念關中燕羽空城清渭日東春老行殿花淒故宮九譯
呶嗚責言無窮公爲鬼雄必相 聖躬退絕敵氛勿迫臨灌嗚呼哀哉資忠履義至
公而極時屯內難我思輒泣匪惟泣公亦以憾賊彼人鄙我目我影國公不我留我
國誰翼公不我起我懷誰直積淚腐睫嘶極而息嗚呼哀哉公念吾 皇天下念公
款款顛官拊琴吹箏肉梅爲樂其樂融融嗚呼哀哉公靈有知必念關中尙饗

公祭潘烈士文 代

維年月日五城全體學生以我 國烈士潘子寅先生殉義之五十七日國人開追
弔會于京師之松筠菴學生等涕泣思慕謹以心香昭告于先生之靈曰嗚呼滄海

瀛滄浪如崩山凌島滅礁萬古漫漫其中有人實維先生先生叱咤蛟鼉弗鳴靈旗
掣風海乃鏡平敬弔先生拊心而哭先生行誼百夫之鵠壯歲負厲羣士所目斷布
再登健進屢撲去而學劍龜壽駭服署曰文俠儲與燕北憫勢知衰惟學是蓄兼有
衆能開伏老宿才鋒卓厲神樞鬼藏見知毛公遂及東洋哀我朝鮮方播國屯冽水
含悲漢城不春首輔殉國血沸其脣先生歸帆適讀遺草哀哀影國無罪坐稿烹桑
禍竈行且及我先生曰嗟積猥無健見蹶而止鑒乃弗遠顧瞻我民待烹若雁聚矢
弗折搏沙斯散國民弗聰我心悲之國民弗強我身犧之必犧我身駭此頑固狂草
諫書投袂而去嗚呼哀哉汨羅之悲悲楚狂也惟我 聖清治邁千古責在國民當
固其圍固圍以學學先知恥恥屈於戰人人始兵恥陷於頑事事以明恥我無學學
乃克成恥我無親越弟吳兄恥我無勇先生是程哀哉先生爲我前馬凡我同胞趨
文革野聞雷知春見曦出夜先生一奮地震區夏先生一書力支大廈曰先生死孰
長年者既先生存哭胡爲也我儀先生勉爲英雄我弔先生用震聵聳中國再興先

生之功以死驚衆先生之公嗚呼先生峨峨泰山策策長風凡百君子惟先生是從
尙饗

祭高梧州文

維年月日後死友林紆謹以庶羞清酌之奠祭於亡友故梧州知府高君之靈曰嗚呼
匿病爲書君實欺我卽來省君奚恤吾老猝變馳白納屣忘倒南嚮哀號胃腕交
擣俯視庭軒仰對穹昊忽忽若癘莫知所可呼兒治裝破曉上道老妾哀余旣挽且
禱掬憂道病爲計良左忘義徇私我實老憤數言中止制外賊內京僚集弔憤恨坐
對哭君江亭柳黃方胎去年重九御君同來畫楯朱軒新茗舊醅今日西山笑靨猶
開嗚呼梧州君今已矣敍君生平當罄百紙癸未出都君病幾死中痧伏軾瞪目血
齒我趣回轍負君過市力撮督脈疾引僵指欸歎立甦霍然竟起贈公器我謂我足
恃賢母賜饌恩我備至君家東城老藤罨翠周方李卓聚辨義利夜燭累跋續進湯
餌君搆一喪毀身置地我止君悲聖廬入寐杭州使公貽書見徵我趣君出用仲君

能君出逾年我構家難大喪甫除哀絃立斷仲子沈瘵殞甫及冠愛女藥母劓臂潰
爛抑抑繼逝吾家幾渙戊戌計偕我至金臺酒市相逢冠塵履埃我尙忍悲君哭絕
哀是時西氛扇及卽墨衛聖培讐論者千億君書詣臺中丞動色羅鉗吉網幾罹不
測既去長安復家聖湖我將二子亦來湖居同窮西溪十里菰蒲花塢崑鬱竹路盤
紆揚箝駭鹿舉槳驚鳧杭州捐館君客方侯嘉興微雨春江如油晨風襲裘小港通
舟流水及門萬竹一樓君出延我若漆投膠我病君家子女是憂君乃狂嘯大譴吾
偷達語解頤不藥立瘳庚子亂平倡學京師我來自南君亦東馳名帥建節威懾華
夷幕僚署君內贊機宜節趨衍衍忠固酬知謁選得官仍歸海湄擢守蒼梧美効呈
露彈豪糾黠施有是務尙書入朝君方罷郡疏薦卿貳君謝非分尙書罷鎮君亦南
旋峨峨于公再疏薦賢 廷旨徵君自吳履燕再館吾家夜談失眠朝士傾襟車軸
聯翩 廷試上上名居王前忌者譁起咸不謂然靳君入臺君早知旨吐發蕭閒不
置臧否瀕行留研賜我璐子詩書是田聰明勿恃璐子拜訓君色然喜江上無書吾

已懷疑人言君病且歷三醫夢也弗直諱言可治已得君書筆走蛟螭嗚呼哀哉君家愚我我亦負君半面竟斬一瞑不聞當我念君心熾如焚驟聞君死眼蔽游氛經君宿處壁留松紋坐君坐處柳花紛紛長安麗日江左愁雲一生一死景物遂分嗚呼哀哉聞君彌留尙哭 先帝蘊忠不宣蓄策無濟匆匆一逝所關豈細嗚呼哀哉坦邁之神廉素之質坐鎮如山燭機若日蓬蓬春氣肅肅秋律御人以寬奉古爲率忠肝義膽著之銘述善不具詳文以代哭尙饗

誥授光祿大夫兵部侍郎福建提督學政叔眉沈公誄

維光緒癸巳年月日督學侍郎沈公卒閩士皆哭越明日門下士林紆始知之行哭而至拜弔如禮又七日復從同門諸君旅祭公於行館又三日廣文王君元穉書至以誄屬紆紆敬爲誄曰浚儀舊封南貫清洛風物繁夥耆耆所樂受氣中和誕我先覺洛學旣燿邪陰騰躍我公患之至憂若灼篤守程朱博稽而約視日蔑星羣喙莫託言動喘騰寬鄙敦薄 中興聖相實維文端拓棘排荆衛道務殫遺書淵沈君釋

其難遠證桴亭首尙居敬再師平湖踵跡若印敬不離口進德斯勁涇陽景逸乃坐
禪病姚江尸之誤心爲性公排其非崇實以進泊知制誥託身樞垣潛地潛天乃希
道源再長御史握節南邁罔有疑獄窮於刑治搖鏡逃明詔其靈怪我公鞠之煥墨
伏吏告平之里言喪烏公士失其依公實繼蹤維公繼蹤公命近止課士於庭輟食
移晷夜燭數跋積牘累几公甯弗勞尸素之恥延津西上鑿磴于壁繩輿以纜一步
百息曉瘴夕霏叢菁如墨毒日敗眼陰霉腐席行部所至傭以載籍勞不知勞惟才
之植靜雲及體臨道勿默建溪東逝僂若箭激碎舟於岌岷隸動色萬手起公紳珮
瀟灑長年面縛守土內戚宜罪得撫搏顙懷德嗚呼哀哉公之廉仁時賢所寡供張
蕭然汰及與馬追蹤清端平揖華野閩學之熄我公所憂等派程門伸楊絀游文肅
弗祠公日爲尤抗疏力言 廷議見收乃倡閩學歲集其儔日月是程殿最去留輯
爲學規流布遐陬帝不右閩乃速公年木壞山頽哭聲沸天繫紆儻荔公何自聞萬
灌千辟盛獎我文天奪吾鑒引嫌不進再謁行館以素服臨嗚呼哀哉公之至誠感

人涕洟紆雖不才維公是師服公心喪三年爲期三年之期敢曰盡時嗚呼哀哉

王楨臣先生哀辭

嗚呼我楨臣王先生以宦死大甯矣先生以今歲之春發京師比余至京師先生已去道里遼遠經月不得一書越四月余歸而先生之赴至矣嗚呼善人之不右於天其信然耶或天惡薄俗乃戕爲善之人以益爲不善者之疾耶果爾天又何樂以粹學純行畀我先生乃旣畀之而復頓折凌挫之以爲快耶若夫爲不善者之死亦云積矣羣以爲可死則亦莫過而數焉而獨於先生之死怵目惕心太息怨憤則亦可以觀人心矣吾聞大甯治萬山之中胥隸數人雜耕作以赴公事縣庭積草經尺堂宇荒墟大風覆墉狼時入焉食無肉出無輿也先生素患肉疾到官以勞自矢傭一僮及一門生不以妻子自隨吾度其病革必甚念其妻若子也妻子不可得見又必甚念其平日所暱之朋友念朋友則必及余夫道途萬里一棺未歸而朋友莫盡其職則不肖如余者其何念焉然余弗利公之死私引以爲悲者旁人亦烏從而知之

先生平時處我不以恆人有過則不擇地而怒且詈及聞余善也未嘗有褒詞察其色若甚豫焉則知余之獲當於先生也余制行詭僻積怒權貴避黨弗趨宿憾次骨此皆先生生時所斥爲狂佻者也嗚呼明哲保身先生常以爲言第余無先生之粹學純行而成其爲狂佻先生復中道棄我而去卒不得踵先生之粹學純行是則先生之死猶有憾焉余今者杜門江澣讀書種樹懺除時名將以終踐先生之言先生其許我乎生前事實將別具爲傳因先製斯詞以舒吾哀云

望汾流之浩泔兮棲精靈於何鄉等古人之羈旅兮有狄道與龍場魂夭夭而弗怡兮靡天屬之在旁殊年命之弗辰兮乃五角而六張秋蘭萎兮遺芳神劍折兮收甕招魂兮大荒縹馬兮晉陽歸來歸來兮馨椒漿

李佛客員外哀辭

佛客友余以癸未別余以甲午今年乙未六月余哭佛客矣前後十三年中月集於佛客之辛夷樓恆四五佛客齋業既敗乃肆力於填詞旋以治生爲憂復舍填詞而

圖官又不成則去而之江南客南皮尙書幕中周歷世事久乃於朋友益篤每與余書恆言至江南窮閉一室日治官書不更求交雖選交於足下亦未有以相過也余方以爲佛客中歲識道理明去取之分行可以爲官爲官必且以勤顯初不意其竟摧挫以死也佛客有母在江右相望一水不能卽之爲訣夫人及其子女數人痛佛客之死瀕於絕粒者數矣身後僅有書數千卷藏其友高嘯桐家又書畫千餘軸度之別業佛客所有止於是矣而母之所以養與儲俸以待其妻若子者佛客至死不知所爲謀也向使佛客勿以官自蹙據其先世遺書讀之終身法當不至於窮餒矧有子甚才中乙科苟知止當有殊樂奈何輕去鄉土而就死於江南也吾聞江南積官倍於他屬佛客雖以才進必無加於闔茸諂佞者獨得美仕吾故知佛客雖居幕中其心實未嘗以江南爲樂也均之無樂則輕去其家爲失矣佛客生有至行嘗割股以療其親今太夫人就養江右卽未聞變必且心動吾聞畬曾太守公退至不敢獨面太夫人豈迹兆已見患致詰耶抑愉不藏悲防其有觸卽發耶嗚呼人子之死

至使家人不忍聞其親平日內行甯有不足信耶此其至可哀者耳爰爲辭曰
嗚呼斯人之數奇夫非李氏之微耶果豐建而嗇輔其先胡雄以貲耶父蹈而子振
瘠家而腴書甯云衰耶重獲於天而終瀕於危耶孝者之慳其年將使閭望者益無
窮之思耶鍾山蒼蒼明秋暉耶吳柳被江搖風漪耶吾將禮魂於彼山之巔彼水之
湄耶嗚呼斯人不亡余奚悲耶

亡室劉孺人哀辭

孺人劉氏名瓊姿余字之曰孟質歸余二十九年光緒丁酉二月四日巳時卒年四
十有六歲嗚呼余與孺人齊年自十九迄於念八歲十稔中余危病一常病十數得
至今存者微孺人力余久卽於墟墓矣尙及殯汝且續續而哭耶余初家橫山小屋
三楹前居母妹及弟余處中最後奉我大母陳太宜人余病時積夕亡睡孺人方孕
女雪羸菴若不能自勝其軀余憐之病中至無敢微呻偶呻孺人輒問預置茗具爇
火以進殘月向盡雁聲自遠而近余戲孺人鬼嘯乎去爾無多日矣孺人悽然莫應

更七日余幸能步孺人夜四鼓卽起作糜食余久之余乃應時而饑孺人已秉燭舉
椀候床下不差晷刻余病起益困親故不相過問遂恣肆爲詩歌鄉人益目爲狂生
不敢近時余弟新喪母太宜人悲戚萬狀孺人患余貧薄莫養私請於外舅修梅先
生助余膏伙竟舉業明年得館又明年補弟子員壬午領鄉薦遂由橫山遷瓊河再
遷蒼霞洲上春秋佳日風和景明余妹率其諸甥來覲吾母家人大集孺人自製豆
粥遍餉之夜靜人散篝火在壁太宜人未寢余與孺人及女雪侍坐余舉村市瑣語
及鄉里近事以悅太宜人孺人輒以爲妄余私顧孺人善識之過此不更有是樂矣
嗚呼尋常一語遽定今日之讖耶吾母病時孺人已數數而喘余夜起禱越王山值
雨孺人滅燭坐候豫以水漬戶樞令勿憂以驚太宜人乃私啓約予去濕衣進粥步
履輕蹻太宜人臥複室不能聞也太宜人自病及喪凡百餘日孺人均不甚睡丙申
嫁女雪其冬葬太宜人孺人因而大困飲食至不能一合丁酉正月移新居孺人病
革女雪露香告天以刀劍臂和藥以進越三日孺人卒至死不聞女雪之事也孺人

未死之二日余友鄭生仲良以西人映相法留其影卒日影成仲子如鈞捧而大號
女雪及余冢媳陳氏見之皆暈迨入殮陳與雪互暈至七八次既殮棄所遺衣均縷
裂見絮數襲皆然生平未嘗衣帛衣享專味夏月食瓜見子婦至立授之辭則怒發
性直殺論事每與余左往往至失歡嗚呼早知及此恨其不讓吾孺人也余年且五
十遺落世事將杜門讀書資孺人以待老乃孺人竟不終事余天也因爲辭以哀之
曰
我匪亂嗇斬衣食兮子迺弗御死婦職兮念子舊恩殫子力兮幽懷感思無終極兮
嗟哉嗟哉吾孟質兮

